

文学描写的析聚

场面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劳动大学中文系



说 明

描写，在记叙性文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描写技巧，对于丰富写作课教学内容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由于许多优秀的描写范例散见于浩瀚的作品中，不易找齐，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各种描写范例，逐例加以评析，编成了这套《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这套丛书有《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场面描写》七个分册。每册各收范例二百五十个左右，分别注明出处，结合原文内容逐例加以评析。各册均附专题论文一篇，系统地详细地介绍各种描写的要求和方法。由于各种描写是一个整体，各种手法与技巧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是不十分科学的。目前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读者便于查找而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一、场面描写的作用

刻画人物形象·····	(1)
渲染环境气氛·····	(22)
推动情节发展·····	(35)
深化主题思想·····	(54)

二、场面描写的技巧与方法

鸟瞰与特写相结合·····	(63)
动态与静态描写相结合·····	(74)
与人物心情相结合·····	(81)
对比、映衬、烘托·····	(90)
比喻、摹状、夸张·····	(106)
白描·····	(111)
设置悬念·····	(118)
多种表现方法的综合运用·····	(123)

三、谈场面描写·····(133)

刻画人物形象

却说文聘引军追赵云至长坂桥，只见张飞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绰蛇矛，立马桥上；又见桥东树林之后，尘头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渊、乐进、张辽、张郃、许褚等都至。见飞怒目横矛，立马于桥上，又恐是诸葛孔明之计，都不敢近前。扎住阵脚，一字儿摆在桥西，使人飞报曹操。操闻知，急上马，从阵后来。张飞圆睁环眼，隐隐见后军青罗伞盖、旄钺旌旗来到，料得是曹操心疑，亲自来看。飞乃厉声大喝曰：“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慄。曹操急令去其伞盖，回顾左右曰：“我向曾闻云长言：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轻敌。”言未已，张飞睁目又喝曰：“燕人张翼德在此！谁敢来决一死战？”曹操见张飞如此气概，颇有退心。飞望见曹操后军阵脚移动，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喝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奔走。正是：黄口孺子，怎闻霹雳之声；病体樵夫，难听虎豹之吼。一时弃枪落盔者，不计其数，人如潮涌，马似山崩，自相践踏。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四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66页）

◆评析◆“张翼得大闹长坂桥”历来传为美谈。故事本

身带有神奇色彩，作者的描写更是神来之笔。不足五百个字的短短篇幅，就把一场杀气腾腾的战斗，写得有头有尾，猛将张飞的虎威，刻划得活灵活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都来解劝，把黑旋风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霏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钟，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酒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入娘撮鸟！忒煞是欺负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当，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如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千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非宋江等无心归降，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若以数句善言抚

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太尉若回到朝廷，善言则个。”急急送过渡口，这一千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七十五回上海人民

出版社1975年版第924—925页）

▲评析▲这是小说中反招安斗争最激烈的一个场面。整段描写以李逵扯诏骂钦差为主干，以其他梁山好汉的发作、怒骂为补充，展现了一幅反投降的英雄群象。李逵蔑视皇权，抵制招安思想和勇猛耿直，粗卤莽撞的性格得到了集中的表现。其他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着墨不多，但都富有各不相同的性格特征，宋江、卢俊义对待皇诏和钦差的态度同李逵、鲁智深等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活生生地表现出投降派的嘴脸。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格使场面矛盾交错，尖锐而突出，从而推动了整个情节的发展。

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媼又唤曰：“婴宁！汝姨兄在此。”户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犹掩其口，笑不可遏。媼瞋目曰：“有客在，咤咤叱叱，是何景象！”女忍笑而立，生揖之。媼曰：“此王郎，汝姨子。一家尚不相识，可笑人也。”生曰：“妹子年几何矣？”媼未能解。生又言之。女复笑，不可仰视。媼谓生曰：“我言少教诲，此可见矣。年已十六，呆痴才如婴儿。”生曰：“小于甥一岁。”曰：“阿甥已十七，得非庚午属马者耶？”生首应之。又问：“甥妇阿谁？”答云：“无之。”曰：“如甥才貌，何十七岁犹未聘耶？婴宁亦无姑家，极相匹敌，惜有内亲之嫌。”生无语，目注婴宁，不暇他瞬。婢向女小语云：“目灼灼，贼腔未改。”女又大笑，顾婢曰：“视碧桃开未？”遽起，以袖掩口，细碎连步而出。至门，笑声始纵。

（蒲松龄《婴宁》见《评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1页）

◀评析▶笑，是婴宁性格的主要特征。你看她与王生相见，未见其人，已闻笑声；上场以后，边说边笑；一路笑来，又一路笑去，多么天真！多么可爱！作者运用层层递进的艺术手法，先写窗外隐然有笑，继而描述室内的笑不可仰，最后以笑声大纵作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受封建礼教约束的新的女性形象，充满着欢乐的气氛。

苟才向婆子丢个眼色，苟太太会意，走近奶奶身边，猝然把少奶奶捺住，苟才正对了少奶奶，又跪了下去。吓得少奶奶要起身时，却早被苟太太捺住了；况且苟太太也顺势跪下，两只手抱了少奶奶双膝。苟才却摘下帽子，放在地下，然后髻的髻的，碰了三个响头。原来本朝制度，见了皇帝，是要免冠叩首的，所以在旗的仕宦人家，遇了元旦祭祖，也要免冠叩首，以表敬意；除此之外，随便对了甚么人，也没有行这个大礼的。所以当下少奶奶一见如此，自己又动弹不得，便颤声道：“公公这是甚么事？可不要折死儿媳啊！”苟才道：“我此刻明告诉了媳妇，望媳妇大发慈悲救我一救！这件事除了媳妇，没有第二个可做的。”

（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14—715页）

◀评析▶为了升官发财，不惜威迫新寡的儿媳妇去当上司的姨太太。作者通过苟才夫妇在儿媳妇面前奴颜婢膝、寡廉鲜耻的言行描写，勾勒出一对令人憎恶的典型形象，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滑稽荒唐的戏剧性场面。

几天以后，他竟在钱府的照壁前遇见了小D。“仇人相见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视的说，嘴角上飞出唾沫来。

“我是虫豸，好么？……”小D说。

这谦逊反使阿Q更加愤怒起来，但他手里没有钢鞭，于是只得扑上去，伸手去拔小D的辫子。小D一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一手也来拔阿Q的辫子，阿Q便也将空着的一只手护住了自己的辫根。从先前的阿Q看来，小D本来是不足以齿数的，但他近来挨了饿，又瘦又乏已经不下于小D，所以便成了势均力敌的现象，四只手拔着两颗头，都弯了腰，在钱家粉墙上映出一个蓝色的虹形，至于半点钟之久了。

“好了，好了！”看的人们说，大约是解劝的。

“好，好！”看的人们说，不知道是解劝，是颂扬，还是煽动。

然而他们都不听。阿Q进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着；小D进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着。大约半点钟，——未庄少有自鸣钟，所以很难说，或者二十分，——他们的头发里便都冒烟，额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松了，在同一瞬间，小D的手也正放松了，同时直起，同时退开，都挤出人丛去。

“记着罢，妈妈的……”阿Q回过头去说。

“妈妈的，记着罢……”小D也回过头来说。

（鲁迅《阿Q正传》见《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96—97页）

◀评析▶阿Q、小D同样地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可是他们看不到真正夺走他们饭碗的乃是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反而为了自己可怜的饭碗自相争斗。这场看似滑稽的龙虎斗，深刻地反映了劳动群众的不觉悟。幽默的笔调固然

使人忍俊不禁，然而反映的内容更令人心酸，发人深思，这就是鲁迅的含泪的笑。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写阿Q、小D的愚昧，还通过对围观群众叫好的描绘，顺手一笔，批判了国民当中这种麻木状态，“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看见祖父痛苦地抽气的样子，他便明白现在的确是太迟了。他们将永远怀着隔膜，怀着祖孙两代的隔膜而分别了。

觉慧不能够忍耐了，他不顾一切地跑到祖父面前，摇着祖父的手，大声叫着：“爷爷！爷爷！我把二哥找来了！”

祖父不答应，只是微微地抽气。

觉新和别人要拉觉慧，觉慧索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一面摇着祖父，一面用悲惨的声音叫“爷爷”。觉民立在他的旁边，注意地看他。

祖父忽然嘘了一口气，把两只眼睛大大地睁开。他看看觉慧，好像不认得这个孙儿似的。他低声问：“你闹什么？”一面举起右手挥动一下，好像是叫他走开的样子。

觉慧把头仰起，死命地看着祖父的瘦削的脸。祖父脸上那种茫然的样子渐渐地消失了，嘴唇张开了，像要说话，但是并没有说出什么。他把头侧着去看觉民，嘴唇又动了一下。觉民叫了一声：“爷爷！”他似乎没有听见。他又把眼睛埋下去看觉慧。他的嘴唇又动了，瘦脸上的筋肉弛缓地动着，他好像要做一个笑容。可是两滴眼泪开始落了下来。他伸手在觉慧的头上摩了一下，他又把手拿开，然后低声说：“你来了。他……他……你二哥？”（觉慧拉着觉民的手接连说“他在这儿。”觉民也唤着：“爷爷”。）“你

回来了。……冯家的亲事不提了。……你们要好好读书。唉，”他吃力地叹了一口气，又慢慢地说：“不要忘记……扬名显亲啊。……我很累。……你们不要走。……我要走了……”他愈说，声音愈低，他的头慢慢地垂下去，最后他完全闭了口。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345页）

◀评析▶巴金《家》中高老太爷虽然是个封建统治的专制者形象，但同时，他又是个家庭观念很浓的人，晚年更是憧憬着四世同堂的美梦。当他病了无人理他时，他第一次感到了失望，觉得自己好象错了。因而在临死时，他渴望见见自己的孙子，是完全符合人性的，也是符合这个人物性格发展逻辑的。高老太爷临终行善，他与叛逆者觉民觉慧矛盾冲突的缓和，这些描写不仅完成了高老太爷这个具有复杂个性的艺术典型的最后一笔，而且也写出了叛逆者觉民觉慧性格中的人情味，表现出性格的多样性。作者虽然只是如实地描写，但却不失为神来之笔，在小说中对丰满人物形象，刻划人物复杂的性格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幅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

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

（张天翼《张天翼小说集·华威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4—165页）

◀评析▶这是华威先生在会场亮相时的一个场面描写。作者通过华威先生下车踏铃和眼望天花板的两个细节描写，通过同志们的愤怒和华威先生的矜持，形成强烈的对比，形象而生动地刻画出华威先生作为一个官僚政客所具有的那种妄自尊大、旁若无人的傲慢丑态，从而形成对这类人物的无情嘲笑和辛辣讽刺。张天翼小说的讽刺艺术由此可见一斑。

靠屋的西南角，有一张床中间放着一盏灯。床上躺着两个人，一个是小个子，尖嘴猴，一个是塌眼窝。床边坐着一个人，伸着脖子好象个鸭子，一个肘靠着尖嘴猴的腿，眼睛望着塌眼窝。塌眼窝手里拿着一张烟盒里的金箔，还拿着个用硬纸卷成的、指头粗的小纸筒。他把料子挑到金箔上一点，爬起来放在灯头上熏，嘴里衔着小纸筒对住熏的地方吸。他们三个人，这个吸了传递给那个。房子不大，床往东放着一张茶几两个小凳子，就排到东墙根了。茶几上有个铜壶，盘里放着颗切开了的西瓜。靠东的凳子上坐着个四方脸大胖子，披着件白大衫，衬衣也不扣扣子，露出一颗大肚。靠西的凳子上，坐着个留着分头的年轻人，穿着件阴丹士林布大衫，把腰束得细细地，坐得直挺挺地，象一根柱子。他两个面对面吃西瓜；胖子吃是大块子，呼拉呼拉连吃带吸，连下颌带鼻子都钻到西瓜里，西瓜子不住从胸前流下去；柱子不是那样吃法，他把大块切成些小月牙子，拿起来弯着脖子从这一角吃到那一角，看去好象老鼠吃落花生。

（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见《赵树理小说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页）

◀评析▶在这个场面里，作者抓住人物动作特点，层次分明地把床上吸大烟的三个人的贪婪劲，茶几旁边的两个吃西瓜的不同吃相，都活灵活现地再现了出来。作者用“尖嘴猴”、“塌眼窝”、“伸着脖子好象个鸭子”及“四方脸大胖子”、“留着分头的年轻人”等富有地方生活气息的群众口头语言，把外貌特征和性格特点维妙维肖地刻划出来了。

老田头走到老孙头跟前，问道：

“你要哪个马？”

老孙头说：

“还没定弦。”

其实，他早打定了主意，相中了拴在老榆树底下的右眼象玻璃似的栗色小儿马。听到叫他名，他大步流星地迈过去，把它牵上。张景瑞叫道：

“瞅老孙头挑个瞎马。”

老孙头翻身骑在儿马的光背上。小马从来没有骑过人，在场子里乱蹦乱跑，老孙头瞅着它的剪得齐齐整整的鬃毛，一面回答道：

“这马眼瞎？我看你才眼瞎呢。这叫玉石眼，是最好的马，电子里的头号货色，多瞎也不能瞎呀。”

小猪倌叫道：

“老爷子加小心，别光顾说话，看掉下来屁股摔两瓣。”

老孙头说：

“没啥，老孙头我赶二十九年大车，还怕这小马崽子，

哪一号烈马我没有骑过？多嘴看见我老孙头摔过跤呀？”

刚说到这儿，小儿马子狂蹦乱跳，越跳越高，越蹦越有劲。两个后腿一股劲地往后踢，把地上的雪，踢得老高。老孙头不再说话，两只手豁劲揪着鬃毛，吓得脸象窗户纸似地煞白，马绕着场子奔跑，几十个人也堵它不住，到底把老孙头扔下地来。它冲出人群，跑出学校，往电子的公路一溜烟似地跑走了。郭全海慌忙从柱子上解下青骡马，翻身骑上，撵玉石眼去了。这儿，老孙头摔倒在地上，半晌起不来，周围的人笑声不绝。趁着老孙头躺在地上叫哎哟，不能回嘴的机会，调皮的人们围上来，七嘴八舌打趣道：

“怎么下来了？地上比马上舒坦？”

“没啥，这不算摔跤，多嘴看见咱们老孙头摔过跤呀？”

“这电子还是数老孙头能干，又会赶车，又会骑马，摔跤也摔得漂亮。拍塌一响，掉下地来，又响亮，又干脆。”

老孙头手脚朝天，屁股摔痛了。他哼着，没有工夫回答人们的玩话。几个人跑去，扶起他来，替他拍掉沾在衣上的干雪，问他哪块摔痛了？老孙头站立起来，嘴里嘀咕着：

“这小家伙，回头非揍它不解。哎哟，这儿，给我揉揉。这小家伙……哎哟，你再揉揉”。

郭全海把孙老头的玉石眼追了回来，人马都气喘吁吁。孙老头起来，跑到柴火垛子边，抽根棒子，撵上儿马，一手牵着它的嚼子，一手狠狠抡起木棒子，棒子抡到半空，却扔在地上，他舍不得打。

（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年版第428—430页）

◀评析▶老孙头帮地主赶了大半辈子车，见了些世面，因此他身上既有农民的特色，又有跑江湖的痕迹，性格比较

复杂，纯朴中有些世故，滑稽中显得可爱，刻有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的印记。这里，通过他在分马时一系列自相矛盾的言行描写，维妙维肖地刻划了这个赶车老把式的形象，充满着农村生活的情趣。

敞开的刑讯室里寂静无声，寒光四射，冷气袭人。

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脚上还钉着一幅沉重的铁镣。鲜红的血水，正从那一动也不动的肉体上往水泥地面滴落……

几个胸前露出黑毛的人影，提着带血的皮鞭，把一件黄皮茄克掷向那毫无知觉的躯体，突然发出一阵令人心悸的狞笑。

惨白的灯光下，徐鹏飞用烟头指了指地上的肉体：“这个人，你也许认识？”

许云峰并不在乎敌人的威胁，但是满地鲜血却引起了他的愤怒：在这巨大的毒穴里，多少年来，成千上万的人，日夜受着血腥的摧残！这时，又出现了徐鹏飞的声音，象彻骨的寒流，猛然刺进他的心。

“看吧！你过去的交通员，厂长成岗！”

“啊，成岗？成岗被捕了？这么说，卑劣的叛徒竟抢在前面了！”

许云峰扑上前去，从血泊中，把血肉模糊的成岗，紧紧抱在怀里。他轻轻扶起成岗低垂的头，凝视着那失去知觉的面孔，拨开那络盖住眼睛的头发，擦掉苍白面颊上的鲜血，一阵心如刀割的绞痛，顿时使许云峰热泪盈眶……

“太残酷了吧？看着自己人身受毒刑，你能无动于衷？”

许云峰再次擦去成岗脸上涌流的鲜血，愤然抬起头来，

怒火燃烧，瞪着这群卑劣的野兽。可是，瞧着徐鹏飞那挑战的神气，他立刻又冷静下来。在敌人的毒穴里，他怎能用廉价的感情冲动，来代替斗争，而这种失去冷静的冲动正是敌人期待着的。于是他把愤怒的目光，逼视着徐鹏飞，却一言不发。徐鹏飞忍受不了这难熬的缄默，他要竭力保持住那种沉重而恐怖的，令对方心痛难忍的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考虑自己，也要及早救救你的同志的生命！你的心太冷酷，真的，太冷酷了，你为着一己的名誉，不惜断送无数下级的生命，用别人的生命来维持自己的坚强，用别人的鲜血，来换一时的任性。‘一将功成万骨枯’，真想不到，这种封建思想竟会出现在一个自命为共产主义者的许先生身上！”

听到这里，许云峰脸上的激怒之情，渐渐转为轻蔑的冷笑。徐鹏飞楞了一下，突然把手上的烟一丢：

“你笑什么？你怎么不讲话！”

“我笑你们……”许云峰紧紧抱住昏厥中的成岗，说道，“本来，我们共产主义者和你们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人民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

“啊？”徐鹏飞不由得后退一步。

“你们的阶级本能，注定了你们的低能，你们根本无法理解共产主义者的伟大情操！”

徐鹏飞突然沉默下来，不知如何应付了。

许云峰一点也不犹豫，傲然地宣布道：“告诉你们，你们从坚贞不屈的成岗身上，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除了看见你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我领导了成岗这

样坚强的战友，是我们党的光荣，值得我为之骄傲。”

（罗广斌、扬益言《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第165页）

◀评析▶《红岩》中审讯的场面是不少的，但写得各有特色。初审许云峰就写得有声有色、有情有理。上面节选的就是这场斗争中的精彩部分。

这是一场精神的交锋，是一场智慧的厮杀，也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搏斗。对敌人的威胁，许云峰是用愤怒和仇恨来回击的；对敌人的激将法，许云峰是用冷静来对垒的。读之令人毛骨悚然的刑讯室气氛的描写，既揭露了敌人的凶残，也衬托了革命者的勇敢。文中那场舌战更是写得奇、写得妙。奇在徐鹏飞的唇枪可谓是脑汁用尽、别出心裁；妙在许云峰的舌剑更是高哉伟哉、气贯长虹。在这场斗争中，许云峰的沉着坚定、大智大勇、凛然正气与徐鹏飞的色厉内荏、阴险狡诈、卑劣无耻是互为反衬、对比鲜明。怀抱成岗的那段细致描写，更丰富了许云峰的的感情世界，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他的手，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这位副书记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副书记一面回答，

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副书记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道：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副书记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副书记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啊，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这位副书记，然后说道：“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可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滩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副书记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穆青、冯健、周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见《散文特写选》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1页）

◀评析▶这段探望病房的场面描写催人泪下，作者成功地完成了直接描写焦裕禄音容神貌的最后一笔。“干瘦的

手”、“失神的眼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这些局部的肖像描写如一个个的特写镜头，表现了凶恶的病魔对这位共产党人的严重摧残。面对死神，焦裕禄的心里又在想些什么呢？是排涝战灾、整治沙丘！作者通过对话全盘展示了他的内心世界。一个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共产党员形象，一位县委书记的光辉楷模形象，兀然耸立在读者面前。

扬子荣被一个看押他的小匪徒领进来后，去掉了眼上蒙的进山罩，他先按匪徒们的进山礼向座山雕行了大礼，然后反向他行了国民党的军礼，便从容地站在被审的位置上，看着座山雕，等候着这个老匪的问话。

座山雕瞪着象猴子一样的一对圆溜溜小眼睛，撅着山羊胡子，直盯着扬子荣。八大金刚凶恶的眼睛和座山雕一样紧逼着扬子荣，每人手里握着一把闪亮的匕首，寒光逼人。座山雕三分钟一句话也没问，他是在施下马威，这是他在考查所有的人惯用的手法，对扬子荣的来历，当然他是不会潦草放过的。老匪的这一着也着实厉害。这三分钟里，扬子荣象受刑一样难忍，可是他心里老是这样鼓励着自己，“不要怕，别慌，镇静，这是匪徒的手法，忍不住就要露馅，革命斗争没有太容易的事，大胆，大胆……相信自己没有一点破绽。不能先说话，那样……”

“天王盖地虎。”座山雕突然发出一声粗沉的黑话，两只眼睛向扬子荣逼的更紧，八大金刚也是一样，连已经用黑话考察过他的大麻子，也瞪起凶恶的眼睛。

这是匪徒中最机密的黑话，在匪徒的供词中不知多少次的核对过它。扬子荣一听这个老匪徒开口了，心里顿时轻松了

一大半，可是马上又转为紧张，因为还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证匪徒俘虏的供词完全可靠，这一句要是答错了，马上自己就会被毁灭，甚至连解释的余地也没有。扬子荣在座山雕和八大金刚凶恶的虎视下，努力控制着内心的紧张，他从容的按匪徒们回答这句黑话的规矩，把右衣襟一翻答道：

“宝塔镇河妖。”

扬子荣的黑话刚出口，内心一阵激烈地跳动，是对？还是错？

“脸红什么？”座山雕紧逼一句，这既是一句黑话，但在这个节骨眼问这样一句，确有着很大的神经战的作用。

“精神焕发。”扬子荣因为这个老匪问的这一句，虽然在匪徒黑话谱以内，可是此刻问他，使扬子荣觉得也不知是黑话，还是明话？因而内心愈加紧张，可是他的外表却硬是装着满不在乎的神气。

“怎么又黄啦？”座山雕的眼威比前更凶。

“防冷涂的蜡。”扬子荣微笑而从容地摸了一下嘴巴。

“好叭哒！”

“天下大大啦。”

座山雕听到被审者流利而从容的回答，嗯一声喘了一口气，向后一仰，靠在椅圈上，脸朝上，眼瞅着屋顶，山羊胡子一撇一撇的象个兔尾巴。八大金刚的凶气，也缓和下来。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08—209页）

◀评析▶座山雕初审扬子荣，是《林海雪原》提供给读者的一个不可多见的精彩画面。作者描写匪徒多从外部表情上着墨，刻划英雄多从内心活动上落笔，在“威虎厅”这一典型环境中，具体形象地揭示了匪徒们外强中干，色厉内荏

的虚弱本质，讴歌了侦察英雄扬子荣的沉着机智的孤胆。这一场面是一般读者生活中难以遇见的，它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

在整个斗技扬里，鼓掌声，呼喊声和激励声，汇成一片震天动地的哄响；所有观众的眼光都死死地盯在交战双方的身上，注视着他们最细致的动作和最细致的手势。卢齐乌斯·谢尔盖乌斯·卡提林纳跳了起来，在苏拉身边站直了身子。他屏住了呼吸，除了这流血的搏斗之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斯巴达克思的短剑，因为他下赌注的对象就是色雷斯人，看起来，他自己的生命线就跟这把短剑系在一起了。

第三个沙姆尼特人被斯巴达克思在颈动脉上砍了一剑，紧跟着自己的伙伴们倒在角斗场上了，但是就在这一刹那间，另一个色雷斯人，也就是斯巴达克思的最后和唯一的支撑者，却一下子被三把短剑刺中要害倒在地上，连喊也没有喊一声就死了。

成千成万观众呼喊，就象猛兽的怒吼一般，在斗技扬中哄响着，接着吼响又静了下来，连角斗士沉重而且急促的呼吸声也听到了。观众那种神经质的紧张达到了极点，纵使这场角斗的结果决定罗马的国运，恐怕也不见得会比这一刹那间更紧张的了。

角斗已经延长了一小时以上。斯巴达克斯由于他那难以捉摸的矫健身手和惊人的剑术，只受了三处轻伤，说得更正确些，只是擦伤了三处罢了，但现在他却要单独对付四个强有力的敌人。虽然那四个敌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流了不少血，但他们还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因为他们究竟有四个人啊。

不论斯巴达克斯多么有力而且勇敢，在他最后一个伙伴倒毙以后，他明白自己的死期已经临头了。

突然，他的两眼炯炯发光，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救命的念头：他决定运用这一古旧的荷拉齐乌斯兄弟对抗库利阿齐乌斯兄弟的策略——他开始拔脚逃命。沙姆尼特人就向他追了过去。

十万观众的呼喊好象一个大蜂窠那么发出了哄响。

斯巴达克斯还没有跑上五十步，突然出人意料地转过身来，反扑离他最近的一个追击者，用弯弯的短剑刺穿了对方的胸膛。那个沙姆尼特人摇晃了一下，挥动着臂膀，好象在探索什么支撑的东西一般，接着就仰天倒了下去；但这时候，斯巴达克斯已经向第二个敌人扑了过去，用盾牌挡开对方短剑的冲刺，在观众狂热的呼喊下杀死了他，到了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已认为色雷斯人必胜无疑了。

这个沙姆尼特人刚倒下去，他的伙伴——第三个浑身负伤的沙姆尼特人——就赶到了。斯巴达克斯已经认为没有必要用剑刺他，只是用盾牌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显然斯巴达克斯不愿意杀死他。这个沙姆尼特人受到了打击，只翻了一个身就倒在角斗场上了。这时候，他的最后一个早已打得精疲力竭的伙伴赶上来救他了。斯巴达克斯向他扑了上去，但竭力不去刺伤他，只轻轻地打了几下就解除了敌人的武装，他首先击落对方的短剑，然后用自己强有力的大手抱住敌人，把他按倒在地上，附着他的耳朵轻声说：

“不要怕，克利克萨斯，我希望能把你救出来……”

斯巴达克斯用一只脚踏住克利克萨斯的胸膛，用另一只脚的膝盖，跪在那个被他用盾牌打昏了头的沙姆尼特人胸膛上，他就采取这样的姿势，等待着公民们的决定。

(〔意〕拉·乔万尼奥里著，李俊民译《斯巴达克斯》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7—49页)

◀评析▶这个角斗场面展现了斯巴达克斯英勇威武的形象。整个场面以观众三次哄响为界，层次分明，斯巴达克斯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一次哄响以后，勾勒了角斗场上的形势——斯巴达克斯陷入孤军作战的逆境；第二次哄响后，表现了他陷入险境时的机智果敢；第三次哄响后，则表现出他制胜后同情与自己同命运者的善心地。

对斯巴达克斯的描写，行动描写居多，但心理描写和语言描写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对观众哄响情景的描绘，一方面渲染了气氛，另一方面也揭露了奴隶主贵族以杀人为乐的残忍的本质。

终于他主意拿定了，晚饭时分回到索漠，决意向欧也妮屈服，巴结她，诱哄她，以便到死都能保持家长的威风，抓着几百万家财的大权，直到咽最后一口气为止。老头儿无意中身边带着百宝钥匙，便自己开了大门，轻手蹑脚的上楼到妻子房里，那时欧也妮正捧了那口精美的梳妆箱放在母亲床上。趁葛朗台不在家，母女俩很高兴的在查理母亲的肖像上啾模一下查理的面貌。

“这明明是他的额角，他的嘴！”老头儿开门进去，欧也妮正这么说着。

一看见丈夫瞪着金子的眼光，葛朗台太太便叫起来：

“上帝呀，救救我们！”

老头儿身子一纵，扑上梳妆匣，好似一头老虎扑上一个睡着的婴儿。

“什么东西？”他拿着宝匣望窗前走去。“噢，是真金！

金子！”他连声叫嚷，“这么多的金子！有两斤重。啊！啊！查理把这个跟你换了美丽的金洋，是不是？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这交易化得来，小乖乖！你真是我的女儿，我明白了。”

欧也妮四肢发抖。老头儿接着说：

“不是吗，这是查理的东西？”

“是的，父亲，不是我的。这匣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寄存的东西。”

“咄，咄，咄，咄！他拿了你的家私，正应该补偿你。”

“父亲……”

老家伙想掏出刀子撬一块金板下来，先把匣子望椅上一放。欧也妮扑过去想抢回；可是箍桶匠的眼睛老钉着女儿跟梳妆匣，他手臂一摆，使劲一推，她便倒在母亲床上。

“老爷！老爷！”母亲嚷着，在床上直坐起来。

葛朗台拔出刀子预备撬了。欧也妮立刻跪下，爬到父亲身旁，高举着两手，嚷道：

“父亲，父亲，看在圣母面上，看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面上，看在所有的圣灵面上，看在你灵魂得救面上，看在我的性命上，你不要动它！这口梳妆匣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一个受难的亲属的，他托我保管，我得原封不动的还他。”

“为什么拿来看呢，要是寄存的话？看比动手更要不得。”

“父亲，不能动呀，你教我见不得人啦！父亲，听见没有？”

“老爷，求你！”母亲跟着说。

“父亲！”欧也妮大叫一声，叫得拿侬也赶到了楼上。

欧也妮在手边抓到了一把刀子，当作武器。

“怎么样？”葛朗台冷笑着，静静的说。

“老爷，老爷，你要我命了？”母亲嚷着。

“父亲，你的刀把金子碰掉一点，我就把这刀结果我的

性命。你已经把母亲害到只剩一口气，你还要杀死你的女儿。好吧，大家拚掉算了！”

葛朗台把刀子对着梳妆匣，望着女儿，迟疑不决。

“你敢吗，欧也妮？”他说。

“她会的，老爷，”母亲说。

“她说得到做得到，”拿依嚷道。“先生，你一生一世总得讲一次理吧。”

箍桶匠看看金子，看看女儿，愣了一会。葛朗台太太晕过去了。

（巴尔扎克著，傅雷译《欧也妮·葛朗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152—154页）

◆评析◆在描写葛朗台抢夺梳妆匣这一精彩场面中，作者扣住对这一人物神态、动作、语言以及心理活动诸方面的细致入微的刻画和着力的渲染，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恶毒、阴险、凶狠、虚伪以及自私和贪婪的本性，揭示出金钱就是一切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冷酷、残忍的本质。

渲染环境气氛

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荆轲奉樊于期头函，而秦舞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秦午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舞阳，前谢曰：“北蕃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故振慑。愿大王少假借之，使得毕使于前。秦王谓轲曰：“取舞阳所持地图。”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而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及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司马迁《刺客列传》见《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4页）

◀评析▶这是一个撼人心魄、紧张而悲壮的场景。作者在这里，抓住了刺客荆轲与被刺者秦王双方，在特定环境中

情势优劣的迅速转换，又用节奏短促、急迫的语言烘托气氛，把整个行刺过程，写得跌宕起伏，紧张而有层次。

初入宫时，秦舞阳胆怯引起众臣怀疑，气氛骤紧，荆轲被动。紧接着荆轲顾笑舞阳，机警释疑，坦然上前献图，实现预谋，情势又迅速转换。行刺未遂，秦王惊，群臣无法救，这时双方力量趋于平衡，胜负难决，在空间上形成了密度最大的高潮，扣人心弦。荆轲败后，作者又用了惊人之笔，写出他视死如归，是精神、道义上的胜者，而秦王则反居败地。双方情势再一次转换。这样，由于扣住了双方情势的转换，整个场面瞬息万变，每一个人的动作都引出了一种新情况，又运用了生动而节奏急迫的语言，造成了紧张、悲壮的气氛。

酒喝够了，菜吃饱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泛起了红云。黄妈把一碗冰糖莲子羹端上桌子。众人的眼光集中在那个大盘子里面。酒令已经停止了。大家跟着周氏拿起调羹。甜的水解了口渴，使人们感到一阵爽快。淑华还觉得不够，觉新喝得很少，他们叫绮霞端上来两杯茶。

“大表哥，你今天酒吃得不少，该没有醉罢！”琴关心地望着觉新问道。

“还好，今天不觉得怎么样。”觉新清醒地答道。

“去年有一回你吃得也不过这么多，那回你却大吐了，你还记得？”淑华笑道。

觉新好像脸上受到一股风似的，他把头动了一下，看了看淑华，又看琴，看芸。他点一个头，低声答道：“我记得，就在这儿。”

“你在后面天井里吐了一地。……我记得还是蕙表姐看见你吐的。”淑华兴奋地说，她的脸上还带着笑容。她记住

的只是那件现在说起来是可笑的事，她并没有去想她所提到的那个人如今在什么地方。

琴瞅了淑华一眼，似乎怪她多嘴，不该提起那些往事，更不该提起那个已经被忘记了的人的名字。淑华却完全不觉得她说了什么不应该说的话。

“我记得很清楚，也是在这儿吃饭……”觉新低声答道。

淑贞忽然打断了觉新的话，她说了一句：“还有二姐。”她的声音里充满着怀念。

这一次仿佛真有一股忧郁的风吹到桌上来，众人都不想开口了。他们的本来不深的酒意被吹去了一大半，留下的地位让痛苦的回忆占据了。他们的心在挣扎，要摆脱这些回忆。

觉新却是例外，他们在挣扎，他要捉住一些面貌，把她们从空虚中拉出来。他常常以为他自己就靠这些若隐若现的面貌在生活。他又说：

“也是有月亮，也是我们这些人。我好像是站在池子旁边，听泉水的声音。我还记得我向蕙表妹敬过酒……”

“是的，我们说是给蕙表妹饯行，”淑华插嘴说，她的声调也改变了。

芸几次想说话，却又忍住了。最后他终于带着悲声说：“姐姐后来回到家里还对我说，这是她最后一次快乐的聚会……”

（巴金《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7—68页）

◀评析▶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淑华一句话，使原来非常快乐的晚宴笼罩了一层淡淡的哀愁，而且这种哀愁逐渐加重，“仿佛真有一股忧郁的风吹到桌上来，”人们都沉湎在往事的回忆之中，欲脱不能。而在这里，独以觉新感

触为最深，他们深沉悲哀的回忆正表现了他的那种凄苦的寂寞的心情。他企图依靠往事的回忆来加强自己生活的信心，可是却往往陷入更深的挣扎之中。当他说道“生是有月亮，也是我们这些人……”时，气氛是悲凉的。

我远远的望上老虎山的山顶，那边满山都是看战的人；他们有的张着洋伞，有的戴着箬帽，他们的衣服的颜色是白的最多，青的和黑的次之。他们在那边蠕动，如一群蚂蚁。

我用自已的手，提着我自已恐惧的心；我向战地望去，可是看不到几个人。惊人的枪声，我是一连听到的；及我回头寻找时，却只有几缕青烟。

那边的一个帆蓬一般的湿被絮的架子。也孤零的竖着；我在它的下面，找不到一个人影。

我只能在不意间，忽然看见一个人，从这边爬到那边，或者从那边爬到这边。我在凝虑间，我的父亲走来了。那边村里送来的东西，都放在那里等他们。

父亲并没有拿洋枪，他的兵器是猪刀枪；他说他伏在那个高坟墩的后面，没有移动过，一直到现在。他说他伏在那里很危险，许多子弹在他头上飞过，或者跌在他的旁边。他形容子弹在他头上飞过时的情形，真使我战栗。

枪声是继续的响着，父亲一面吃点心，一面述说他的所见。忽然有一回使人注目而悲痛的情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边爬行着一个男子，同时他又拖着一个受伤的人。他们不敢立起来正直的走，就是受了伤也不能使敌人看见，只得顺势放在地上拖挟。那受伤的人，正是保东。他的枪伤是在肩部。子弹从这边飞进从那边透出。当时他自己抓了上一把地上的泥土，放在伤处；以后就晕去了。现在那些血流，把

泥土渗透了，分不出是血是泥。又经那人把他拖来，向下的伤口，在地上磨擦更成大伤痕，蔓延到背部。

（许杰《惨雾》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8—194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4—65页）

◀评析▶这是解放前农民械斗的一个场面。它以血的事实反映了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以及私有制在人民中造成的仇恨和愚昧。作者采用了多层次的描写法：开始描写观战者的情状和他们的恐惧心理，又交待战场一般状况，再通过参战者口述间接描绘战斗，最后直接描写伤员撤下战场的惨状。这样由面到点、层层铺叙，步步深入的写法，成功地渲染了械斗场面的悲剧气氛。

一吃过午饭，山上的婆娘们挽着柳条篮子下山来了。纺车由她们的娃娃们或者留在家里的老汉替她们背着，象赶庙会一样地笑着嚷着。住在底下一层的婆姨女子们也自己拿着盛棉花条的小盒盒跟在访车后边，走到山坡坡上弗丕荣家的院子里去。访车也是背在娃们的肩上。也有自己背纺车的，如望儿媳妇，贺光勤家的娃老太婆也拿着捻线锤子赶来看热闹。村长婆姨已经一年多没出过院子，今天也拿着一个线锤一拐一拐地走来看热闹，她不打算参加比赛，车子让给她望儿媳妇了，望儿媳妇是同婆婆共一架车子的。小孩们更一堆挤到这里瞧，一堆挤在那里瞧。兰道老早已经把她的车子放在许多车子中间，得意洋洋地坐在那里唱：“杨木车子，溜呀溜的转，……”金豆没有车子，不能参加比赛，用小拳头打着他妈。老村长和文化主任很忙碌，清查人数，写名字，点香。

.....

一听老村长命令动手，二十五辆车子一同转动起来了。周围看热闹的都退远了些。那二十五个纺车手都紧张地、用心地抽着摇着。有的盘坐在地上，有的坐一个小凳子，这里有纺了很久的，也有今年方学的。……车子转动的声音搅成了一片，人们在周围道长论短，娃娃们跑来跳去，喊着妈，哄笑着，闹成一片。香燃过了半截，大家加油啊！看，王升庭家的纺得最快，她的锭子上的线团最大。

时间越短促，大家纺得越起劲，村长宣布香已经熄灭了，才停止下来，轻轻地嘘着气，手与腰肢才得了活动。村长把线团都收了去，一个一个地小戥子上称，几个人细细地评判。我和妇女们便拉开了。她们笑得好厉害，拿手蒙着脸笑，但她们对这谈话是感兴趣的，咱们拉的是怎样养娃娃。

（丁玲《三日杂记》见《丁玲散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38—40页）

▲评析▲作者描写了妇女纺线竞赛会的场面，整个基调是欢快热闹的。既有泼墨泛写，又有描眉细笔，“轻轻地嘘着气”，“手蒙着脸笑”，几笔就写出了翻身农民的宽阔胸怀和崇高朴实的思想境界。描写详略得当，层层铺垫，有着感人的艺术魅力。

老头儿们看花，一面看，一面自言自语，或者嘴里低吟着什么。老奶奶看花，扶着拐杖，牵着孙孙，很珍惜地折下一朵，簪在自己的发髻上。青年们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好象参加什么盛会，不少人已经穿上雪白的衬衫，有的甚至是绸衬衫，有的甚至已是短袖衬衫，好象夏天已经来到他们身上，东张张，西望望，既看花，又看人，阳气得很。青年妇女们，也都打扮得利利落落，很多人都穿着花衣花

裙，好象要与花争妍，也有人擦了点胭脂，抹了点口红，显得很突出，可是，在这花世界里，又叫人感到无所谓了。很自然想起了龚自珍《西郊落花歌》中说的，“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齐向此地倾胭脂，”真也有点形容过分，反而没有真实感了。小学生们，系着漂亮的红领巾，寻着弹弓来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射击，即便有鸟，也不射了，被这一片没头没脑的花惊呆了。画家们正调好了颜色对花写生，看花的人又围住了画花的，出神地看画家画花。喜欢照像的人，抱着像机跑来跑去，不知是照花，还是照人，是怕人遮了花，还是怕花遮了人，还是要选一个好的镜头，使如花的人永远伴着最美的花。有人在花下喝茶，有人在花下弹琴，有人在花下下象棋，有人在花下打桥牌。昆明四季如春，四季如花，可是不管山茶也罢，报春也罢，梅花也罢，杜鹃也罢，都没有海棠这样幸运，有这么多人，这样热热闹闹地来访它，来赏它，这样兴致勃勃地来赶这个开花的季节。

（李广田《花潮》见《散文特写选》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473页）

◀评析▶如此盛大的访花赏花场面，给读者以多大的诱惑力啊。我们岂止感到了花的美，不是更感到了人的美，生活的美吗？

作者以“天女散花”般的笔触，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丰富多彩的“花絮”：老头儿、老妈妈、青年们、青年妇女们、小学生们、画家们、照像的人，喝茶、弹琴、下棋、打牌的人。这些铺写总的说来笔力是均称的，但又不是冷冷的“点卯”，而是各具特点。

笔调轻快，语言优美，充满诗情画意，也是这段文字的

一大特色。“不知是照花，还是照人，是怕人遮了花，还是怕花遮了人，还是要选一个好境头，使如花的人永远伴着最美的花。”这不正是一首意境优美的诗吗？

斗争开始了。一场闻所未闻的斗争。脆弱的躯体和不能伤害的躯体的搏斗。一个肉身的斗兽士攻击一个青铜的野兽。一方面是盲目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一个灵魂。

这一切都在阴暗中间进行。很像是一副模糊的神话中的景象。

灵魂是奇异的东西，这尊大炮仿佛也有一个灵魂；不过它的灵魂中充满了仇恨和愤怒。它虽然看不见，仿佛它也有眼睛。这只怪物好像在窥探汉子。至少我们可以相信，这块庞然大物也有策略。它也会选择机会。它是一只庞大的铁质的昆虫，具有或者似乎具有魔鬼的意志。有时这只巨大的蚱蜢撞击炮舱的低矮的舱顶，然后跌下来，四只轮着地，仿佛一只老虎的四只爪子着地一样。它又开始向汉子冲过来。汉子身轻体软，又敏捷又灵便，在这些闪电似的袭击下像一条水蛇似的东躲西闪。他躲过撞击，可是他躲过的撞击都落在船身上，继续把船破坏。

断掉的铁链还有一段留在炮身上。这段铁链不知怎样卷在炮尾圆柄的螺丝钉上面。铁链的一端扣在炮架上，另一端不受什么束缚，绕着大炮疯狂地旋转，使大炮的跳动显得更加猛烈。螺丝钉像一只握紧的手抓住铁链，这条铁链用皮鞭似的抽击，加强了撞城槌的撞击，它在大炮周围造成一阵可怕的旋风，它是握在一只铜手里的铁鞭。这条铁链把这场斗争弄得更复杂了。

可是汉子继续搏斗。有时甚至是他向大炮进攻；他沿着

船舷爬行，手里拿着铁棍和绳子；大炮仿佛很懂事，好象猜出他的诡计似的逃走了。伟大的汉子追赶它。

这种情形不能拖延很久。大炮仿佛突然自己对自己说：“够了！应该结束了！”它停了下来。大家都感觉到结局近了，暂停片刻的大炮仿佛有——或者的确有，因为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一个生物——一种凶恶的预谋。它突然向炮手冲去。炮手闪到一边，让它走过，笑着向它叫喊：“再来！”大炮仿佛愤怒似的，把左船舷的一尊大炮撞坏；然后，好象被系住它的一条无形的投石带抛了出去，它转向左船舷朝汉子冲过来，汉子躲过了。另外三尊大炮也被它撞得翻倒；然后，仿佛盲目而且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似的，大炮转过来背着汉子，从船尾滚到船头，撞坏了船头木，就要在船头的板壁上撞开一条裂缝。汉子躲在楼梯脚，离开在旁观看的老头几步远。炮手拿着他的起重铁棍等着，大炮仿佛瞥见了，根本不屑把身子转过来，就用一种劈斧似的速度向后倒退，朝汉子冲过来。被迫退到船舷上的汉子已经到了绝境。全体船员发出了一声呼喊。

可是直到现在一直站着不动的那个老年的乘客冲了出去，动作比这一切凶猛的搏斗更加迅速。他抓住一袋伪钞，冒着被压死的危险把这袋伪钞扔到大炮的车轮中间。这个具有决定性和充满危险的动作，即使是一个受过杜罗塞尔的“海上御炮术”里面记载的种种技术训练的人，也不会做得更合适、更准确。

这袋伪钞起了缓冲器的作用。一块小石头可以阻拦一块岩石的滚动，一根拄枝可以改变雪崩的方向。大炮颠簸了一下。炮手也抓住这个难逢的机会，把铁棍插进大炮的一只后轮的轮辐中间。大炮停下来了。

大炮有点倾斜。汉子拿着铁棍使劲往上抬，意在使它翻一个身。这只庞然大物倒下来了，声音像一口大钟跌下地来那么响，汉子浑身冒汗，用尽气力窜过去，把舵索的活结套在这只翻倒的怪物的青铜脖子上。

斗争结束了。汉子胜利了。蚂蚁战胜了巨象，侏儒俘掳了雷电。

（雨果著，郑慧译《九三年》第一部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3—45页）

◀评析▶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着力夸张了大炮的笨重高大、凶猛野蛮、横冲直撞、所向无阻，渲染了环境气氛的紧张和降服大炮的难度，这些都更加衬托出主人公的勇敢机智和灵活。作者细腻地描绘了人和大炮的搏斗过程，一环扣一环，节奏紧迫，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此外，在大炮眼看获胜的情况下，作者出人意外安排了一个一直默默无声观战的年老乘客的突然帮助，使炮手得以制服大炮，富有戏剧性。但实际上是作者为后来发展年老乘客(朗德纳克)的性格进行了铺垫。整个场面反映了在物与人的决斗、物质与智慧的决斗中，人凭着智慧和勇敢，终于战胜了物。

我从她手里接过来，她把客厅门指给我看。我端着托盘；托盘晃动着；水从玻璃杯里泼了出来；我的心又响又急地撞着我的肋骨。玛丽给我开了门，等我走进去以后，又关上。

客厅看上去阴惨惨的；一小堆没人照料的火在炉棚里低低地燃烧着。屋子的瞎主人头靠在高高的老式壁炉架上，俯身对着火。他那条老狗派洛特躺在一边，没挡着他的路，蜷缩着，仿佛怕被意外地踩着似的。我一进去，派洛特就竖起

耳朵，接着就吠叫着，呜咽着，跳起身，朝我蹦过来，差点儿把我手里的托盘都撞掉了。我把托盘放在桌上，然后拍拍派洛特，轻轻地说：“躺下！”罗切斯特先生机械地转过身看看这阵骚乱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什么也没看见，于是便转过身去，叹了口气。

“把水给我吧，玛丽，”他说。

我拿了只剩半杯水的玻璃杯走近他。派洛特跟着我，还是十分兴奋。

“什么事？”他问。

“躺下，派洛特！”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没把水拿到嘴唇边，就停了下来，似乎在听；他喝了水，放下杯子。“是他吗，玛丽，是不是？”

“玛丽在橱房里。”我回答。

他用一个很快的姿势伸出手来，可是看不见我站在那儿，他没碰到我。“这是谁？这是谁？”他问，似乎在竭力用那双失明的眼睛看看——无效的、痛苦的尝试啊！“回答我——再说话！”他专横地大声命令道。

“你再要一点儿水吗，先生？杯子里的水让我泼掉了一半。”我说。

“是谁？是什么？谁在说话？”

“派洛特认识我，约翰和玛丽知道我在这儿。我今天晚上刚到，”我回答。

“天啊——我面前出现了什么幻觉啊？我让什么甜蜜的疯狂控制住了啊？”

“不是幻觉——不是疯狂；你的心灵很坚强，不会出现幻觉，你的身体很健康，不会发疯。”

“说话人在那儿呢？只有个声音吗？哦！我看不见，可

是我得摸摸，不然，我的心要停止跳动，我的脑子要爆炸了。不管你是什么——不管你是谁——让我摸摸吧，不然我活不下去了！”

他摸索着；我一把抓住他那只在瞎摸的手，用双手握住它。

（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68—570页）

◀评析▶这是性格倔强而感情挚着的简·爱在历尽艰辛后与双目失明、肢体残废的罗切斯特先生在难以描述的痛苦中重逢场面的节选。其特点是作者借助细节描写渲染阴惨的气氛，透露人物的心理：托盘的晃动流露出“我”内心难以抑制的激动与悲哀；“一小堆没人照料的火在炉栅里低低地燃烧着”象征着男主人公双目失明后的孤苦与凄凉；猎犬毕洛特热情的“欢迎”反衬出男主人公命运的悲惨（因为猎犬毕竟还有一双可以识人的眼睛）；而罗切斯特先生用一次次的“看”既折射出他心底残存的希望之光，更刺痛“我”善良而悲哀至极的心。

……伏尔加河岸上堆满了袋子、箱子、机器零件和车床，几百个人浑身大汗，吆喝着，诅咒着，正在搬运那些东西，顺着跳板把它们拖到轮船上。几千个男人和女人，或是在等候搭船，密密地站着队，或是饿着肚子，默默无言地躺在岸坡上，透过那一动不动的尘雾的帷幕，眺望着在阳光底下闪烁的油膩膩的河水。近六月底，宽阔的伏尔加河变得那样浅，从岸伸出来的一个沙洲好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靠近，人们赤身裸体的在那沙洲上走来走去，钻到水里去洗澡。河的这一面，也有人在码头周围那浮在热气腾腾的水面上垃圾

中间洗澡。可是即使在水里，也没有一点凉意呢。

肮脏的、剥蚀的轮船，一艘接着一艘，在码头上拢了岸，从那上面发出昏迷的喊声。甲板上挤满了难民和红军兵士。几十艘轮船和拖船，等候着装货或卸货，船舷接着船舷，汽笛嘶哑地吼着。它们全是打下游阿斯特拉罕和巧尔尼—雅尔开上来的。

身上沾着石灰的卫生工作人员，跑到甲板上，跨过躺着的病人，把死人抬出来，抛在岸上，给活人腾出地位。他们撤着石灰，浇着石炭酸。因为天热，死尸都发胀了，于是那些草率搭成的货棚都裂开了。特别是那股恶臭，熏得人们急忙离开察里津的岸坡。弗兰格尔的飞机打城市上空掠过，活象黑影一样穿过灰尘的雾霭，往河里扔下炸弹。

男人和女人冲过码头上的防栅，扑到轮船上，他们的袋子兜住了红军的刺刀。箱笼包裹哗啦啦往甲板上飞。轮船沉得很低，河水都没到舷边了。

（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三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78—379页）

◀评析▶这个宏大的场面真切、深刻而集中地反映了在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察里津这个城市经济萧条，交通堵塞，人的精神消沉，一切都是混乱的。作者透过字里行间，写出了对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无限怜悯的心情。

推动情节发展

……那唐僧在马上，又唬得战战兢兢，口不能言。八戒在旁边又笑道：“好行者！风发了！只行了半日路，倒打死三个人。”唐僧正要念咒，行者急到马前，叫道：“师父，莫念！莫念！你且来看看它的模样。”却是一堆骷髅在那里。唐僧大惊道：“悟空，这个人才死了，怎么就化作一堆骷髅？”行者道：“他是个潜灵作怪的僵尸，在此迷人败本；被我打杀，他就现了本相。他那脊梁上有一行字，叫做‘白骨夫人’。”唐僧闻说，倒也信了；怎禁那八戒旁边唆嘴道：“师父，他的手重棍凶，把人打死，只怕你念那话儿，故意变化这个模样，掩你眼目哩！”唐僧果然耳软，又信了他，随复念起。行者禁不得疼痛，跪于路旁，只叫：“莫念！莫念！有话快说了罢！”唐僧道：“猴头！还有甚话说！出家人行善，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你在这荒郊野处，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没有对头；倘到城市之中，人烟凑集之所，你拿了那哭丧棒，一时不知好歹，乱打起人来，撞出大祸，叫我怎的脱身？你回去罢！”行者道：“师父错怪了我也。这厮分明是个妖魔，他实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反信了那呆子谗言冷语，屡次逐我。常言道：‘事不过三’，我若不去，真是个下流无耻之徒。我去！我去！——去便去了，只是你手下无人。”唐僧发怒道：“这泼猴越发无礼！看起来，只你

是人，那悟能、悟净，就不是人？”

那大圣一闻得说，他两个是人，止不住伤情凄惨，对唐僧道声“苦啊！你那时节，出了长安，有刘伯钦送你上路；到两界山，救我出来，投拜你为师，我曾穿古洞，入深林，擒魔捉怪，收八戒，得沙僧，吃尽千辛万苦；今日昧着惺惺使糊涂，只教我回去；这才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罢！罢！罢！但只是多了那紧箍儿咒。”唐僧道：“我再不念了。”行者道：“这个难说：若到那毒魔苦难处不得脱身，八戒，沙僧救不得你，那时节，想起我来，忍不住又念诵起来，就是十万里路，我的头也是疼的；假如再来见你，不如不作此意。”

唐僧见他言言语语，越发恼怒，滚鞍下马来，叫沙僧包袱内取出纸笔，即于涧下取水，石上磨墨，写了一纸贬书，递于行者道：“猴头！执此为照！再不要你做徒弟了！如再与你相见，我就堕了阿鼻地狱！”行者连忙接了贬书道：“师父，不消发誓，老孙去罢。”他将书折了，留在袖内，却又软款唐僧道：“师父，我也是跟你一场，又蒙菩萨指教；今日半途而废，不曾成得功果，你请坐，受我一拜，我也去得放心。”唐僧转回身不睬，口里唧唧唧的道：

“我是个好和尚，不受你歹人的礼！”大圣见他不睬，又使个身外法，把脑后毫毛拔了三根，吹口仙气，叫“变！”即变了三个行者，连本身四个，四面围住师父下拜。那长老左右躲不脱，好道也受了一拜。

大圣跳起来，把身一抖，收下毫毛，却又吩咐沙僧道：“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诳言诳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说我的手段，不敢伤我师父。”唐僧道：

“我是个好和尚，不题你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罢。”那大圣见长老三番两复，不肯转意回心，没奈何才去。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73

—375页）

◀评析▶孙悟空忠于正义，对师父更是一片诚心。他那见恶必除，除恶务尽的性格，决定他不顾重重障碍，忍辱负重，终于打死了妖精“白骨夫人”。然而，贤愚不分，是非不辨的唐僧，却“三番两复”，不问青红皂白，偏要贬逐赤胆忠心的美猴王。作者以较大的篇幅，细致地描写孙悟空欲离难舍又无可奈何的场面。

在妖魔鬼怪面前铁骨铮铮，叱咤风云的孙悟空，当唐僧要贬逐他时，却表现得那么复杂、矛盾和温和，他陈述去留之利害，他苦苦哀求，他不惜使用“分身法”，“逼”着师父受他一拜；甚至已知无法挽回，却还当着师父面前对沙和尚叮咛再三，为了能留下来斩妖除怪，孙悟空尽了最大的克制和努力，直到唐僧实在“不肯转意回心，没奈何才去。”

这番描写除了着意刻画孙悟空这一形象外，还为后面情节的波澜起伏、曲折多变作了铺垫，为唐僧师徒日后蒙难遇险提供了辑逻辑原因。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青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小芹的娘！”

区长又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象？”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问：“还有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女闺，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唧唧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子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见《赵树理小说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4页）

◀评析▶三仙姑在旧社会毒害下，沾染了种种恶习。以上这个场面，通过区长的误会，人们的议论，从正面和侧面对她的恶习给予嘲弄和讽刺。同时，通过她“流汗”的细节交待，为人物转变埋下了伏笔，起着推动情节的作用。

金环再度进屋时，发现代替李歪鼻坐的那个位置上站着

关敬陶。她吓愣了。“他为什么到这种地方，莫非……”她从侧后面对着关敬陶作种种猜想时，多田就发问了：

“这一位怎样，认识吗？”

金环又盯了关敬陶一眼，她胸有成竹地站起来说：“我认识他！”

关敬陶在金环初进来时，根本没注意她是什么人，及至认出她就是八里庄夜间那位大姐，表面上脸色虽然没变，内心已经失去了支撑自己的力量；及至听到金环说认识他，一抬眼刚巧与金环的视线碰在一个焦点，他咬住下嘴唇，不是求饶，也不是发怒，而是现出一种祸事临头，听天由命的表情。

那天夜里，关敬陶逃回省城，一口咬定自己是逃跑回来的，没当俘虏的传令兵，也都证明他们团长十分坚决。但敌人一直不信，借着开会的名义把他秘密逮捕，等待调查证实。金环洞悉关敬陶的全部底细，可以说她操持了关敬陶的命运，在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头，关敬陶听到“我认识他”的回答。

“我认识他”这句响亮的话，把多田等人也震惊了。这句话对他们说来是希望又是失望，是澄清又是混乱，是甜头更是苦头。老奸巨猾的多田，闹的内心迷离没主见，时而看看关敬陶，时而看看金环，试着从双方的表情里判定他们俩人到底有什么瓜葛。

金环在这短暂的时刻里为了争取主动，她不肯沉默了。

“他也犯了你们的法律？”她瞪目质问多田，多田不肯对她泄露什么，故意默不作声。金环接着说：“让我跟他交代两句话。”说着她就满脸怒气，浑身颤抖着走到关敬陶的跟前，突然举起双手，左右开弓，狠歹歹地抽打关敬陶的脸颊。挨打的要遮拦还手，她下嘴咬对方的手。范大昌等见势

不好，上前把他们撕开。她脸色煞白，气咻咻地叫骂：

“姓关的，我认识你，在灰里打三个滚儿我也认识你，是你跟着高大成汉奸队烧毁了我家房舍，是你亲手杀了我的丈夫，是你……”她又要扑打上去，大伙遵照多田的眼色把她带出去。她在门外还骂：“你今后再干伤天害理的事，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不能饶你！”

审讯暂时结束了。多田考虑了一会儿，他吩咐对姓关的放宽一步——实行散押，几时高司令回来，再作处理。他特别嘱咐范大昌和蓝毛说：“这个女人，对我们好处很大，只许散押，不准带刑具，更不许随便动刑，生活上好好照管，回头抽时间我再继续审问她。扯住这根线头，我们要把共产党的地下网拉出来。”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版326页—327页）

❖评析❖金环“我认识他”这句话恰似打了一个霹雳，场上人物关敬陶、多田等人惊呆了，读者的心也悬了起来。可是金环却利用这个机会假戏真作，语言双关，一方面痛斥了鬼子汉奸对人民的残害，一方面又轻轻巧巧开脱了关敬陶，从而使多田等人坠入五里雾中，可谓一箭双雕。

这个场面描写气势上大起大落，扣人心弦，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表现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机智干练的胆略。

老头儿开头听着余永泽的话是高兴的，但转瞬间，看见了打发他走的一块钱后，老头儿的脸陡然痉挛起来了。他瞪着余永泽，又看看一旁站着的林道静，用哆嗦的嘴唇，上句不接下句地说：

“少爷！行行好，家里人眼看就饿死啦！一块钱……一

块钱连到家的路费都不够！您好心眼，小时候还常给五福白面馒头吃。今个……”他那昏花的老眼满含着泪水，“今个，帮个十块八块的吧！别，别叫小狗跟她娘，白，白盼一场。”

老头儿的眼泪流出来了，可是林道静眼中的温存多情的大学生余永泽，却忽然又粗鲁又冷淡地说：

“三大伯，你们佃户都不交租，我父亲拿什么钱寄给我？我是个学生，又不挣钱，给你这一块钱也是不容易呀！”说着话，他偷眼看看林道静，谁知道静已经转身走出门外去了。余永泽还想说什么，可是老头儿已经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艰难地背起他的破捎马——好象它有千斤重似的。他一边蹒跚地向门外走，一边含糊不清地说：

“行！行！人到难处就是这样！”

余永泽看见老头儿没拿他那一块钱，他把钱又随手掖在口袋里。老头出了门，他也没往外送。

“老大伯，等一等！”老头走到大门口，道静把他叫住了。她匆忙地递给他一张钞票。“老大伯，这是十块钱，管不了多大事。可是，……”她向门里看看，又说：“你认识火车站么？留神火车上有小偷，可把钱收好了。”

老头儿的眼泪刷地又流下来了。在漫天大雪的街上，接过钱以后，他两只手慌乱得好象瞎子一样乱摸起来。半天，才喃喃说道：

“那儿都有好人，好人……谢谢您，一家子全给你磕头啦！”

看见这悲惨的情景，道静的眼泪也忍不住流下来了。在这一霎间，她忽然想起了她那白发苍苍的外祖父。穷人、佃户，世界上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啊！……她怀着沉重的心情

站在门边，看老头儿一步一回头地慢慢走了，这才回到屋里来。可是，刚走进屋，她看见余永泽的脸上有了怒气。

（扬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89页—90页）

◀评析▶作者运用对比的方法，泾渭分明地写出林道静和余永泽对老佃户魏三大伯的不同态度，突出了林道静怜穷济贫的纯朴感情和余永泽的大少爷作风及市侩的嘴脸，使两人的爱情出现了疑窦，露出了以后将必然分道扬镳的端倪。而与余永泽爱情上的决绝，恰是林道静挣脱资产阶级思想的枷锁，走向革命道路的第一步，因此这个场面对于推动情节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看到这群十几岁的小家伙们，在这样认真地练跑，杜古尔高兴极了。他骑着马一直尾随于他们后面。小家伙们跑得很不坏，虽然上身的姿势和双手的摆动都不够正确，但是他们的速度和耐力，使这位运动健将都不得产生了几分敬佩！

跑到离“爱情之树”还有四、五百米远的地方，那个骑马的人回过头来，直身站在马镫上，向他的伙伴们打了个手势喊道：

“预备，开始！”

随着他的一声号令，十几个人同时加快速度，拚出最大力量，箭也似地向前跑去。

“噢，这是冲刺开始了！”杜古尔说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杜古尔被拉到老远的后面了，但是他不急于去追赶他们。他在幸福地观赏着这足以使一个老运动员长久激动的场面。

（马拉沁夫《花的草原》见《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617页）

◀评析▶这节场面描写，对下面情节发展以及故事的真实性起了铺垫作用；同时，作者又很自然地将一个目光敏锐，经验丰富的运动健将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象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偶数和奇数。也都知道素数和合数，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教这些了。这不是最容易的吗？不，这道难题是最难的呢？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有谁能够做了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呵！

青年人又吵起来了。这有多么不得了。我们来做。我们做得出来。他们夸下了海口。

老师也笑了。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我还作了一个梦呢。我梦见你们中间的有一位同学，他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生们轰的一声大笑了。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第52—53页）

◀评析▶这是课堂上的一个活泼的场面。作者通过描写老师富有启发性的引导，充满好奇心的学生们“叽叽喳喳地议论”，形象地告诉人们，这是一个充满了生气的课堂。为在课堂上的陈景润以后攻下哥德巴赫猜想的情节作出了铺

垫。小小场面对推动情节发展却起了大作用。

当时我们这世纪刚开始了十几年。在六月里的一天早上，天气晴朗，契息克林荫道上平克顿女子学校大铁门前面来了一辆宽敞的私人马车。拉车的两匹马套着雪亮的马具，肥胖的车夫戴了假头发和三角帽子，赶车子的速度不过一小时四哩。胖子车夫的旁边坐着一个当差的黑人，马车在女学堂发光的铜牌子前面一停下来，他就伸开一双罗圈腿，走下来按铃，这所气象森严的旧房子是砖砌的，窗口很窄，黑人一按铃，就有二十来个小姑娘从窗口探出头来。连那好性子的吉米玛·平克顿小姐也给引出来了。眼睛尖点儿的人准能看见她在自己客厅的窗户前面，她的红鼻子恰好凑在那一盆盆的牻牛儿花上面。

吉米玛小姐：“姐姐，赛特笠太太的马车来了。那个叫三善的黑佣人刚刚按过铃。马车夫还穿了新的红背心呢。”

“赛特笠小姐她离校以前的必要手续办好没有，吉米玛小姐？”说话的是一位威风凛凛的女士，也就是平克顿小姐本人。她算得上海默斯密士这一带场方的赛米拉米斯①，又是约翰生②博士的朋友，并且经常和夏博恩③太太通信。

吉米玛小姐答道：“女孩子们清早四点钟就起来帮她理箱子了，姐姐。我们还给她扎了捆花儿。”

“妹妹，用字文雅点儿，说一束花。”

“好的。这一簇花儿大得象个草堆儿。我还包了两瓶子丁香花露送给赛特笠太太，连方子都在爱米丽亚箱子里。”

“吉米玛小姐，我想你已经把赛特笠小姐的费用单子抄出来了。这就是吗？很好，共是93镑4先令。”

（萨克雷著，扬必译《名利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评析▶这是全书的开头。作者用非常醒目，简洁的几笔描绘的这个小小的场面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首先，场面中许多巧妙的讽刺手法让读者预知了全书的主调——这将是一部讽刺作品。其次，作者在这里交待了整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并且不知不觉地把读者从女子学校外带到校内，场景转换的十分巧妙。第三，作者又通过对话生动地刻划了自命不凡，威风凛凛的校长平克顿小姐和老实怯懦的妹妹吉米玛小姐。第四，这个场面又为即将登场的主角蓓基·夏泼准备了舞台。这几方面有机地融于一体，构思是相当精巧的。

我打算起来，却动弹不得，我仰天躺着，这时才发现胳膊、腿都紧紧地被缚在地上；我的头发又长又密，也被缚在地上。我觉得从腋窝到大腿、身上横绑着几根细绳。我只能向上看，太阳渐渐热起来，阳光刺痛了眼睛。我听到周围人声嘈杂，可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过了一会儿，只觉得有个活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它越过我胸脯，慢慢地走上前来，几乎来到我的下颌前了。我尽可能用眼睛朝下望，却原来是一个身長不到六英寸，手里拿着弓箭，背着一个箭袋的活人。同时，我觉得至少还有四十来个一模一样的（我猜想）跟在他的后面。我非常吃惊，大吼了起来，吓得他们回头就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中间有几个人因为从我的腰部往下跳，竟跌伤了。

注：① 传说是古巴比伦皇后。

② 萨谬尔·约翰生（1709—1784）18世纪英国文坛上的首脑人物。

③ 夏博恩太太（1727—1801）当时的女学究。

（斯威夫特著，张健译《格列佛游记》第一卷第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6页）

◀评析▶主人公出海遇难，流落它方，这个场面就是描写他苏醒来后的最初情形。作者通过对“躺”、“听”、“看”、“觉得”、“吼”这些动作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描写，别开生面地渲染了一种异国情调，引人入胜。为了突出一个“小”字，作者用传奇式的夸张手法，多方形容，甚至助之以数字，而这些描写都是情节发展所需要的。

大家高声谈笑，拍卖估价人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坐满在拍卖桌前板凳上的商人们拚命叫大家安静，好让他们稳稳当当做生意，但谁也不睬他们。象这样嘈杂喧闹的集会倒是从未见过。

我默默地混进了这堆纷乱的人群。我在想，这情景发生在这个可怜的女人咽气的卧室近旁，为的是拍卖她的家具来偿付她生前的债务，想到这里，心中不免感到无限惆怅。与其说我是来买东西的，倒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我望着几个拍卖商的脸，每当一件物品叫到他们意想不到的高价时，他们就喜笑颜开，心花怒放。

难怪古人说，商人和盗贼信的是同一个上帝。说得何其正确！

长裙、开司米披肩、首饰，一下子都卖完了，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没有一件东西是我用得着的，我一直在等待。

突然，我听到在喊叫：

“精装书一册，装订考究，书边烫金，书名《玛侬·莱斯科》，扉页上写着几个字，十法郎”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场，以后，有一个人叫道：

“十二法朗。”

“十五法朗，”我说。

为什么我要出这个价钱呢？我自己也不清楚，大既是为了那上面写着的几个字吧。

“十五法朗，”拍卖估价的人又叫了一次。

“三十法朗，”第一个出价的人又叫了，口气似乎是对别人加价感到恼火。

这下子就变成一场竞争了。

“三十五法朗！”我用同样的声音叫道。

“四十法朗！”

“五十法朗！”

“六十法朗！”

“一百法朗！”

我承认如果我是想要引人注目的话，那么我已经完全达到了目的，因为在这一次争着加码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瞅着我，想看看这位似乎一心要得到这本书的先生究竟是何等样人。

我最后一次叫价的口气似乎把我那位对手给镇住了，他想想还是退出这场竞争的好，这就使我花了十倍于原价的钱买下了这本书。接着，他向我欠了欠身子，非常和气地对我说，尽管有些迟了。

“我让了，先生。”

那时也没有别人再拍价，书就归了我。

（小仲马著，王振孙译《茶花女》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年版第17—18页）

◀评析▶在拍卖妓女玛格丽特财产这一场面中，作者略写拍卖家具、服装等物，详写拍卖《玛侬·莱斯特》一书的

情景。略者一笔带过，详者泼墨如水。既照顾了全部拍卖场面的描写，又使得这本书的露面富于戏剧性。《玛侬·莱斯特》一书的拍卖场面描写，是作者蓄意布下的一个关节，它对展开和推动情节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当渥伦斯奇翻下马来，安娜大声惊叫起来的时候，这并没有什么稀奇的地方。但是后来安娜的脸上起了一种不体面的变化。她完全失去主宰了。她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一样乱动起来，一会起身走开，一会又转向培脱西。

“我们走吧，我们走吧！”她说。

但是培脱西没有听见。她弯着身子，正跟一位走上她面前来的将军说话。

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走到安娜面前去，殷勤地把他的手臂伸给她。

“我们走吧，假使你高兴的话，”他用法语说，但是安娜正在听将军说话，没有注意到她的丈夫。

“他也折断了腿，他们这样说，”将军说，“这真是大糟糕了。”

没有回答她丈夫，安娜举起望远镜，朝渥伦斯奇堕下的地方望着；但是那地方隔得那么远，而且有那么多人挤在那里，她什么都看不出来。她放下望远镜，正待起身走开，但是正在这时一个士官骑马跑来，向沙皇报告了一句什么。安娜向前探着身子倾听着。

“司梯瓦！司梯瓦！”她叫她的哥哥。

但是她的哥哥没有听见。她又起身预备走。

“我又一次把我的手臂伸给你，假使你要走的话，”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说，触了触她的手。

她厌恶地避开他，没有望他的脸回答：

“不，不，由我吧，我要留在这里。”

她这时看到涅伦斯奇出事的地点一个士官正横过场内朝着亭子跑来。培脱西向他挥着手帕。士官带来了骑者没有受伤，只是马折断了脊背的消息。

一听到这个，安娜就赶忙坐下来，用扇子掩住她的脸。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看到了她在哭泣，她控制不住她的眼泪，连使她的胸膛起伏的呜咽也抑制不住了。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站起遮蔽了她，给她时间来恢复镇静。

“我第三次把我的手臂伸给你，”他过了一会之后转向她说。安娜望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培脱西公爵夫人来解救她了。

“不，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我邀安娜来的，我答应了送她回去，”培脱西插嘴说。

“对不起，公爵夫人，”他说，客气地微笑着，但是坚定地望着她的眼睛，“我看安娜身体不大舒服，我要她跟我一道回去。”

安娜吃惊地向周围望着，顺从的站起身来把她的手挽住她丈夫的手臂。

“我差个人到他那里去探问明白，就来通知你”，培脱西低声地对她说。

当他们离开亭子的时候，亚历克赛·亚历山特罗维奇照常和他遇见的人们谈话，而安娜也要照常谈话和回话；但是她完全不由自主了，象做梦一样挽住她丈夫的手臂走着。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周扬译《安娜·卡列尼娜》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06—308页）

◀评析▶列夫·托尔斯泰是心理描写的巨匠。在这个

“赛马”场面中，作者抓住安娜牵挂渥伦斯奇却又身不由己，急于想知道他的确切消息却又不能主动打听的矛盾处境，独具匠心地刻划了她焦虑万状、忧心如焚的心情。作者避免了直接的心理描写，而是借助她对情人渥伦斯奇坠马后无法掩饰的惊慌举止与她三次受到自己丈夫催促时失神状态的对照，以及她对周围人物既麻木漠视又十分密切的关注，揭示出了其内心深沉而复杂的痛苦。另外，“赛马”一幕是全书情节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早晨三点钟，开始花色舞。爱玛不会回旋舞。人人跳回旋舞，侯爵夫人，就连昂代尔维利耶小姐，也跳回旋舞。留下来的，只有住宿的客人，一共不过十二三位。

有一位跳回旋舞的，背心敞的开开的，就象照胸脯裁成的一样，大家顺口称他“子爵”，邀包法利夫人跳过一次舞，现在又来邀她，答应教她，还说她会跳的好的。

他们开始慢，后来快。他们旋转，样样东西围着他们旋转，灯、木器、板壁和花地板，就象一个圆盘在轴上旋转一样。走过门边，爱玛的袍子，靠下飘了起来，蹭着对方的裤管；他们的腿，一来一去，轮流倒动；他朝下看她，她朝上看他；她觉得头昏眼花，连忙停住。他们又跳起来，子爵转的越发快了，一直把她带到走廊尽头，离开众人；她气喘吁吁，险些跌倒，有一时，头倚着他的胸脯。随后，他仍然转下去，不过慢了一些，送她回到原来座位；她朝墙一靠，手蒙住眼睛。

她睁开眼睛，就见客厅当中，有一位命妇，坐在一张小凳上，三个跳回旋舞的男子跪在面前。她挑选子爵，小提琴又响起来了。

大家望着他们。他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她低下头，身子一动不动，她也一直是一个姿势，身子有些类似一张弓，胳膊肘放圆，下巴向前。这个女人，会跳回旋舞！他们跳了许久，人人累了，他们还在跳。

客人们又闲谈了一阵，说过再会，或者不如说是早安，这才走开睡觉。

（福楼拜著，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上卷第八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47页）

◀评析▶这是包法利夫人第一次涉足上流社会贵族生活，在渥花萨尔舞会上与“子爵”狂舞的场面。包法利夫人出身于农村，由于当时修道院寄宿学校的毒化教育，使她沉缅于贵族与浪漫生活的幻想。这一场面的描写既表现了她如痴如醉的狂热的激情，也表现了她力不从心的窘相；这既是她“初出茅庐”第一次如愿以偿享受上层贵族荒淫无度的欢乐生活，也是她在变态心理的支配下“饮鸩止渴”，必然走向堕落和自我毁灭的悲剧的序幕。此处场面描写在推动作品情节的发展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舞会的回忆，对爱玛成了排遣”，而“子爵”的幻影一直如魔鬼般地追逼她终生，直至她一次次堕落破产后饮毒自杀。

有时候他一觉睡醒时是如此活泼、爽快、快乐；他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活动、沸腾，好象有一个小鬼附上了身，逗引他去爬登屋脊，骑淡黄色的马，驰往在刈割干草的草场，或者跨在院墙上，或者撩惹村犬；或者，忽然想跑过村子，走向田野，穿过沟壑，走到白桦林边，三大步跳到山谷底下，或者追随村童们一起打雪仗，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小鬼尽引诱他，他抵抗又抵抗，到末了可忍不住了，冬

天竟帽子也不戴就突然窜下台阶，冲进院子，跑出大门，双手抓起两团雪，向一群村童飞奔过去。

寒风一个劲儿刺痛他的脸颊，严寒把耳朵冻痛，冷气灌入他的嘴巴和喉咙，可是他的胸怀却充满喜悦——他一边尖叫和大笑，一边朝前飞奔，两条腿好象不是自己的。

村童们近在眼前了；他把一团雪扔过去，没有打中，是手法不熟练；刚要再抓起一团雪来，噗的一声，一大块雪糊得他满脸都是，他摔倒了；他不习惯这个，所以感到疼痛，可是感到快乐。他哈哈大笑起来，眼睛里噙着泪水……

家里可闹得天翻地覆了，伊留沙不见了！叫喊，喧闹。查哈尔冲到院子里，后边跟着瓦斯卡，米齐卡，万尼卡——慌慌张张地满院子乱跑。

后面还有两条狗紧跟着他们飞跑，谁都知道，狗看见人奔跑，总不能无动于衷。

人们叫喊着，号哭着，狗吠着，一齐冲过村子。

终于跑到那群村童跟前，开始执行司法任务：揪一个村童的头发，扯另一个耳朵。打第三个的后脑勺；还威吓他们的父亲，

随后他们说服了少爷，把他裹在带来的皮袄里，再包上他父亲的皮外套和两床被子，凯旋地抱回去。

家里已经绝望了，以为他死掉了，再也看不见了，现在看到他一无损伤地生还，父母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他们感谢了上帝，然后给他喝薄荷和接骨木水，晚上又给他喝覆盆子水，并且让他在床上躺了三天，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对他有好处：再去打雪仗……

（冈察洛夫著，齐蜀夫译《奥勃洛摩夫》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83—184页）

◀评析▶这一小小的场面，是奥勃洛摩夫儿时生活缩影。作者用白描手法从一件小事入手，围绕人物性格展开描写，令人信服地看到了主人公在娇宠富贵的环境中的活泼好动的天性是怎样被约束，又是怎样被懒惰所代替的。以小见大，概括凝炼，而且有浓郁的生活情趣。

最后一段，也非闲笔，它为主人公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伏线。

晚霞的残辉从敞开的窗口，从看客们的头上照进来；那一男一女在这淡红的光辉里象瞎子似的旋转。园子里，院子里，街道上，人们正在欢笑，喊叫；可是这个闷闷的房间却越来越静了。小鼓的绷紧的皮面有点沉闷的咚咚响着，手风琴呜呜的叫；那两个人裹在小伙子 and 姑娘们合成的密密层层的一圈人中间，仿佛给火烫伤了似的，旋转得越来越有劲；小伙子 and 姑娘们一声不响的瞧着他们跳舞，神情严肃，倒好象瞧着什么不同寻常的重大事情似的；一部分老成持重的大人已经到外面去了，剩下的净是些迷迷糊糊，醉得不能动弹的人。

（高尔基著，汝龙译《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高尔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32页）

◀评析▶在儿女的婚礼舞会上，两亲家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起舞来，一个县长夫人竟和一个不讨人欢喜的外乡人跳起舞来，而那位县长死了还不满一年，怎能不叫人震惊！从这异乎寻常的举动里，伊里亚大胆泼辣、对生活不断追求的性格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次跳舞为后来两人的爱情，为伊里亚干事业的雄心，为城里人的流言蜚语等一系列的情节埋下了伏线。

深化主题思想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忙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

“原来新贵人喜欢疯了。”老太太哭道：“怎生这样苦命的事！中了一个什么举人，就得了这个拙病！这一疯了，几时才得好？”娘子胡氏道：“早上好好出去，怎的就得了这样的病！却是如何是好？”众邻居劝道：“老太太不要心慌。我们而今且派两个人跟定了范老爷。这里众人家里拿些鸡蛋米酒，且管待了报子上的老爷们，再为商酌。”

……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店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胡屠户凶神似的走到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众人和邻居见这模样，忍不住的笑。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到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却也打晕了，昏倒于地。众邻居一起上前，替他揉胸

口，捶背心，舞了半日，渐渐喘息过来，眼睛明亮，不疯了。众人扶起，借庙门口一个外科郎中“跳驼子”板凳上坐着。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懊恼道：“果然天上的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得很了，连忙向郎中讨了膏药贴着。

范进看了众人，说道：“我怎么坐在这里？”又道：“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众邻居道：“老爷，恭喜你高中了。适才欢喜的有些动了痰，方才吐出几口痰来，好了。快请回家打发报录的人。”范进说道：“是了。我也记得中的是第七名。”范进一面自绌了头发，一面向郎中借了一盆水洗洗脸。一个邻居早把那一只鞋子寻了来，替他穿上。见丈人在跟前，恐怕又要来骂。胡屠户上前道：“贤婿老爷，方才不是我敢大胆，是你老太太的主意，央我来劝你的。……”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4页）

◀评析▶此段场面描写的主旨是讽刺当时文人迷于科举、醉心入仕的时弊。作者通过对范进“疯”的夸张，把八股取士制度对封建文人精神上的毒害揭露得入木三分。语言浅近而不失含蓄。读之如清泉细流，嚼之有深湛之感。“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挥写自然而又独具机杼。场面中的人物虽多，但有条不紊，既突出对范进形象的塑造，又注意插入细节，展现其他人物的性格。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

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腿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了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象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抢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精神，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可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太阳也出来了；在他面前，显出一条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见了丁字街头破匾上“古口亭口”这四个暗淡的金字。

（鲁迅《药》见《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第27—28页）

◀评析▶这是一段震撼人心的刑场描写。

革命者为了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落后的群众却用蘸着烈士热血的馒头来治病，作者以人血馒头为焦点，把

这两条线索在刑场上集中起来，突出地反映了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和群众的愚昧不觉悟，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

电话铃猛可地又响了，依然是那么急！

这回吴荪甫为的先就吃过“定心丸”便不象刚才那样慌张，他的手拿起那听筒，坚定而且灵快。他一听那声音，就回到道：

“你是和甫么？——哦，哦，你说呀！不要紧！你说！”

窗外猛地起了狂风，园子里树声怒吼。听着电话的吴荪甫突然变了色，锐声叫道：“什么？涨了么？——有人乘我们压低了价钱就扒进！——哦！不是老赵，是新户头？是谁，是谁？——呀！是竹斋么？——咳咳！——我们大势已去了呀！……”

拍达！吴荪甫掷听筒在桌子上，退一步，就倒在沙发里，直瞪了眼睛，只是喘气。不料竹斋又是这一手！大事最坏在他手里！昨晚上对他开诚布公那番话，把市场上虚虚实实的内情都告诉了他的那番话，岂不成了开门揖盗么？——

“咳！众叛亲离！我，吴荪甫，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了人的！”只是在这一个意思在吴荪甫心上猛捶。他蓦地一声狞笑，跳起来抢到书桌边，一书拉开了抽屉，抓出一支手枪来，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的脸色黑里透紫，他的眼珠就象要爆出来似的。

窗外是狂风怒吼，斜脚雨打那窗上的玻璃，达达地。可是那手枪没有放射。吴荪甫长叹一声，身体落在转轮椅子，手枪掉在地下。恰好这时候，当差李贵引着丁医生进来了。

（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80页）

◀评析▶这是著名长篇小说《子夜》结局中的一个场面描写。作者通过对吴荪甫的行动和心理描写，显示了一向雄心勃勃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的打击下终于众叛亲离，一败涂地，落得想开枪自杀的可悲下场。吴荪甫的悲剧结局深刻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想发展民族工业是不可能的，他们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为他们安排下的失败的命运。

第二天的清晨，云普叔眼泪汪汪地叫起了少普，把仓门打开。何八爷李三爹的长工都在外面等待着。这是爷们的恩典，怕云普叔一天送去不了这许多，特地叫自己家里的长工来帮忙挑这。

黄黄的、壮壮的谷子，一担一担地从仓孔中量出来，云普叔的心中，象有千万利刃在那里宰割。眼泪水一点一滴地滴下，浑身阵阵发颤。英英满脸泪容的影子、蚕豆子的滋味、火热的太阳、狂阔的大水、观音粉、树皮……都趁着这个机会，一齐涌上于云普叔的心头。

长工的谷子已经挑上肩了，回头叫着云普叔：

“走呀！”

云普叔用力地把谷子挑起来，象有一千斤重。汗如大雨一样地落着！举眼恨恨地对准何八爷的庄上望了一下，两腿才跨出头门，勉强地移过三五步，脚底下活象着了锐刺一般地疼痛。他想放下来停一停，然而头脑昏眩了，经不起一阵一阵心房的惨痛，便横身倒下来了！

（叶紫《丰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

文学研究室编《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第三卷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02—603页)

◀评析▶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眼前的实景和幻觉的交织，写人叙事，展开场面。通过幻觉，既经济地回顾了开春以来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又强烈地反衬出眼前实景的悲凉气氛。从而更深刻地反映了旧社会丰收反而成灾的怪现象，深化了文章的主题。

可是到了半夜的时候，他又跟它们斗起来，这一回他知道斗也不会赢了。它们是成群结队来的，他只看到它们的鳍在水里划出的纹路，看到它们扑到死鱼身上去时所放出的磷光。他用棍棒朝它们的头上打去，听到上下颚裂开和它们钻到船下面去咬鱼时把船晃动的声音。凡是它能够感觉到的，听见的，他就不顾一切的用棍棒臂去。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那根棍，随着棍就丢掉了。

他把舵把从舵上曳掉，用它去打，去砍，两只手抱住它，一次又一次地劈下去，但是它们已经窜到船头跟前去咬那条死鱼，一忽而一个接一个地扑上来，一忽儿一拥而上，当它们再一次折转身扑来的时候，它们把水面上发亮的鱼肉一块一块地撕去了。

最后，一条鲨鱼朝死鱼的头上扑来，他知道一切都完了。于是他把舵把对准鲨鱼的头打去，鲨鱼的两颚压卡在又粗又重的死鱼头上，不能把它咬碎。他又迎面劈去，一次，两次，又一次。他听到舵把折断的声音，再用那裂开了的桨把往鲨鱼身上戮去。他觉得桨把已经戮进去，他也知道把子很尖，因此他再把它往里戮。鲨鱼放开鱼头就翻滚着沉下去。那是来到的一大群里最后的一条鲨鱼。它们再也没有什

么东西可吃了。

老头儿现在简直喘不过气来，同时他觉得嘴里有一股奇怪的味道。这种味道带铜味，又甜。他担心了一会儿。不过那种味道并不多。

他往海里啐了一口唾沫，说：“吃吧，星鲨。作你们的梦去，梦见你们弄死了人吧。”

（海明威作，海观译《老人与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年版版91—92页）

◀评析▶作者生动地描绘了老鱼人桑提亚哥在茫茫的大海上孤零零一个人同向他袭来的最后一群鲨鱼搏斗的场面。通过对鲨鱼凶猛、强悍、亡命的着力渲染，表现了老人不甘屈服于困难和厄运，无畏地面对艰辛和死亡，敢于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坚韧性格，内蕴人生充满曲折风险，必须去搏斗、抗争的深刻哲理，突出地体现了全书的主题。搏斗是惊险、紧张的，但这个场面的节奏却是平缓的，格调是冷静的，甚至带有几分悲凉，简直与应有的气氛不相吻合。这反映了老人的沉着自信，还蕴含着一种忧郁和痛苦，一种由于人生道路上厄运、困难的不可避免和难以摆脱而带来的近于漠然的困惑：不甘屈服，又不时冒出的软弱念头。老人最后不但战胜了鲨鱼、饥渴和伤痛，更重要的是同时战胜了自己的软弱和动摇，这就使对鲨鱼的胜利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意义。

蛇在小伙子面前起舞已有两个小时，过了这么长时间，他还没有抓住它。只要他的手一离开弦琴，蛇就凶狠地发出咝咝声，要向他猛扑过来。他似乎感到，蛇正留心地听着他的喘息声。这样长时间的弹奏，他的心快要炸裂，汗水湿透

了全身，两只眼睛都充血了。他似乎觉得，坚持不了多久，他就要疲乏地倒下。他又恍惚感到，他所崇拜的女人仿佛站在他面前，他的已故父母在遥远的地方向他招手，他的脑袋旋转起来，，耳朵里灌满嗡嗡的嘈音。

然而，他仍然不停地弹奏弦琴。

见到这种可怕的情景，她全明白了，不由自主地叫了起来，听到叫声，他转过头来看，正在这一刹那，毒蛇猛扑过来，狠狠地咬了他一口。

忍受着剧热的疼痛，他猛一下抓住了蛇头。他颤抖着，但死也不松手。

他给叫喊的姑娘看看毒蛇，说：“你看，这就是我的胜利花环。”

姑娘立即停止了哭泣，他思绪万端，心潮汹涌。

她的目光坚定起来，似乎立下了某项严峻的誓言。她在他面前低下头，固执地要求：“你把它戴在我的脖子上吧！”

他惊讶万分，面对着公开表露的爱情，他感到万分激动。

“良辰到了，快给我戴上吧！”她催促他说。

由于毒汁渗入，他整个身子开始发青了。他从颤抖的心里呼出：“我的女人！”四个字。

“我的男人！”

他们不知道文学中表达爱情的虚浮词藻，两颗纯洁的心灵中火一般的爱情凝结在短短的话语里，他们该说的话，仅用这样简朴的几个字就表达出来了。

就只两句话：“我的男人！”“我的女人！”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爱情诗篇。

“你还不给我戴上？”她急不可耐地说。

他举起颤抖的手，拿着蛇环，以极其痛苦的心情，把仍

在发出滋滋声的这个胜利花环套在她脖子上。

毒蛇紧紧缠住她的脖子，滋滋地叫着，伸出毒舌，咬了她一口。

“我的女人！”他尖叫一声，栽倒在地。

“我的男人！”随着喊声，她倒在青年身旁。

不是在生前而是在死后象征他们结合的那个胜利花环，慢慢地蠕动，向森林游去。

（〔印度〕古鲁珀·纳伽伐到著《爱的天平》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2—354页）

◀评析▶以花环献给自己所倾慕的女子是印度风俗中男女订婚的一种仪式。在金钱支配一切的印度社会中耍蛇的艺人租租辈辈悲惨地处于最底层，作品里的男主人公是蛇艺的儿子，赤贫如洗，他为了表达自己忠诚的爱情冒着生命危险到森林里去捕捉毒蛇，作为“胜利花环”献给自己的倾慕者。由于饥饿与疲乏所造成的失误，致使一对情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本节场面描写笼罩着惊心动魄、悲壮凄惨的气氛。这一悲剧性的结局一方面以毒蛇的凶狠、残忍反衬出这对青年男女忠实于爱情的高尚情操，另一方面深刻地说明以金钱支配一切的万恶的社会才是吞噬这对男女青年宝贵生命的最凶残的“毒蛇”。

鸟瞰与特写相结合

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现出异样的神色。脚夫的两手插在号衣的口袋里，睡着一般地站着；他们知道可以得到特别收入的时间离得还远，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来。空气沉闷得很，人们略微感到呼吸受压迫，大概要下雨了。电灯亮了一会了，仿佛比平时昏黄一点，望去好象一切的人物都在雾里梦里。

揭示处的黑漆版上标明西来的快车须迟到四点钟。这个报告在几点钟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现在便同风化了的戏单一样，没有一个人再望它一眼。象这种报告，在这个礼拜里，几乎每天每趟的行车都有：大家也习以为当然了。

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来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我们且都不提。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月台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母亲。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

首尾一气诚然不错，可是也不能全然没有弊病。火车将停时，所有的客人和东西都要涌向车门，潘先生一家的那条

蛇就有点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进展到距车门只有两个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岁的孩子还在距车门四个窗洞的地方，被挤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之间，一动不能动；两臂一前一后，伸得很长，前后牵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胳膊拉了去的样子。他急得直喊，“啊！我的胳膊！我的胳膊！”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8—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125页）

◀评析▶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军阀混战中乘车逃难的场面。作者采用了由静到动，由一般到个别的描写手法：先写等车人懒散的心情，车站沉闷的气氛，再写火车迟到造成的骚乱，最后集中描写潘先生一家那条“龙”在车上行进的困难。描写细致而不琐碎，生动而又洗练，把场面写活了。尤其是潘先生一家那条龙的描写，画龙点睛地显示了这个场面的素乱。

区桃、区细、区阜、陈文婕、陈文婷、何守义、何守礼、周炳这八个少年人一直在附近的横街窄巷里游逛卖懒，谈谈笑笑，越走越带劲儿。年纪最少的是区卓跟何守礼，一个十一岁，一个才八岁，他们一路走一路唱：“卖懒，卖懒，卖到三十晚。人懒我不懒！”家家户户都敞开大门，划拳喝酒。门外贴着崭新对联，堂屋摆着拜神桌子，桌上供着鸡鸭鱼肉，香烛水酒。到处都充满香味，油味，酒味，在这些温暖迷人的气味中间，又流窜着一阵阵的烟雾，一阵阵的笑语和欢声。这八个少年人快活的浑身发热，心里发痒。

.....

到了花市，那里灯光灿烂，人山人海。桃花、吊钟、水仙、蜡梅、菊花、山茶、芍药，十几条街道的两旁都摆满了。人们只能一个挨着一个走，笑语喧声，非常热闹。周炳看见人多，怕挤坏了区桃就想拿手搂住她的腰。没想到区桃十分乖巧，她用手把周炳的手背轻轻打了一下，嘴里象相思鸟低声唱着似地说道：“你坏！”又拧回头对他用天生的、特殊的魅力露齿一笑，就住前跑，一眨眼就象一只野兔钻进稻田去似的，跑得无影无踪了。在这乱哄哄、人头汹涌的花市里，这大个子周炳显得十分笨拙，他自己也知道，要想钻进人缝当中去追赶区桃，可不是一桩轻便的事儿。他努力向前赶，出了满头大汗。撞了人，赔不是；掉了鞋，拔不起。——闹了多少笑话，可哪有半点影儿！

（殷阳山《三家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第106页）

◀评析▶这是一群青年人在除夕游逛花市的场面。作者充分调动了听觉、视觉、嗅觉，读后如临其境，仿佛随着主人公逛了一趟花市。整个场面，有鸟瞰，有特写；把环境与人物活动结合起来描写，有动有静，生动活泼，有情有趣，增添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

在停船的匆忙中，看见台上有一个黑的长胡子的背上插

着四张旗，捏着长枪，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双喜说，那就是有名的铁头老生，能连翻八十四个筋斗，他日里亲自数过的。

我们便都挤在船头上看打仗，但那铁头老生却又并不翻筋斗，只有几个赤膊的人翻，翻了一阵，都进去了，接着走出一个小旦来，咿咿呀呀的唱，双喜说，“晚上看客少，铁头老生也懈了，谁肯显本领给白地看呢？”我相信这话对，因为其时台下已经不很有人，乡下人为了明天的工作，熬不得夜，早都睡觉去了，疏疏朗朗的站着的不过是几十个本村和邻村的闲汉。乌篷船里的那些土财主的家眷固然在，然而他们也不在乎看戏，多半是专到戏台下来吃糕饼水果和瓜子的。所以简直可以算白地。

（鲁迅《社戏》见《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55—156页）

◀评析▶这个场面描绘了浙江绍兴独特的风土人情。在看戏情景描画中，既鸟瞰式地写了水墨画般的江南水乡的农村夜景，又用特写镜头写了热闹的社戏演出和形形色色的观众。有背景，有舞台，有观众，笔墨虽简，却疏而不漏。鲁迅通过看社戏的美好回忆，追慕了几时欢乐有趣的生活，反衬出现实的黑暗和心情的郁闷。

人们又听到了汽车的马达声：一辆延安人都熟悉的带篷子的中型汽车正转过山嘴，朝飞机场驶来。立刻，人群象平静的水面上卷过一阵风，成一个整体地朝前涌去。接着，又停下来；正当汽车站住，车门打开的时候，机场上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毛主席走下来。和平日不同，穿一套半新的蓝布制服，皮鞋，头戴深灰色的盔式帽。整个装束，完全是象出门做客

一样。这立刻引起人们一种深切的不安，和离别的情绪；眼泪不由得涌了出来。

在延安人的记忆里，主席永远穿一套总是洗得很干净的旧灰布制服，布鞋，灰布八角帽。他的伟岸的身形，明净的额，温和的目光，和热情的声音，时时出现在会场上，课堂上，杨家岭山下散步时的大道边。主席生活在群众中间，生活在同志们中间。主席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人们是熟悉的，理解的，怀着无限信任和爱戴，团聚在他的周围，一步不能离开，一步不曾离开！如今，主席穿起了做客的衣服，要离我们远去了！

一霎时，人们心里，象海上波涛般起伏汹涌。千百双眼睛，热切地投向主席身边。主席在汽车边站定，目光平视，望着全体送行的人，经过每一个人的脸；好象所有在场的人，他都看到了。这时，他眼睛里露出一种亲切的，坚定的微笑，向人们点了点头。

站在前面的中央负责同志们，迎上前去。主席伸出他那宽大的手掌，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主席的脸色是严肃的，从容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关怀和鼓舞之情。然后，又停下来望着所有送行的人，举起右手，用力一挥，便朝停在前面的飞机一直走去。

机场上人群静静地立着，千百双眼睛跟随着主席高大的身形在人群里移动，望着主席一步一步走近了飞机，一步一步踏上了飞机的梯子。

这一会儿时间好长啊！人们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望着主席的一举手，一投足，直到他在飞机舱口停住，回转身来，又向着送行的人群。

人群又一次象疾风卷过水面，向着飞机涌了过去。主席

站在飞机舱口，取下头上的帽子，注视着送行的人们，象是安慰，象是鼓励。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一齐挥手，象是机场上蓦地刮来一阵狂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从下面，从远处，伸向主席。

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象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举起来，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

主席的这个动作，给全体在场的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它象是表达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断然的决定；象是集中了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不在场的所有革命的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心情，而用这个动作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概括了当那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到来的时候，领袖，同志，战友，以及广大革命群众之间，无间的亲密，无比的决心，无上的英勇。

（方纪《挥手之间》见《散文特写选》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59页）

◀评析▶文艺作品中送别的场面是常见的，写得如此精彩的却不多。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送别，而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任何平庸，狭小的描写都不可能表达好这样的主题。《挥手之间》的作者，正是以“一览众山小”的眼光，用稳沉雄浑的词句，赋于作品本身一种吞吐日月的气魄。在具体写法上，突出的一点采取了“AB交替式”，即抓住送行的人与被送的人来交替描写。对送行的人，采取鸟瞰的写法；对被送的人，采取特写镜头细描的写法。在这种交替描写中，笔力又偏重于被送的一方，通过对人民领袖的肖像、神情、举止的刻画，细致而准确地再现了一代伟人的照

人风采，博大胸怀，特别是那一段举帽动作的描写，真可谓是神来之笔。

遮着油布的农车、装着麦秸和干草的大车、救护车，还有巨大的浮桥船，循着宽阔的、满是泥浆的公路，在摇摇摆摆地，咕咕吱吱地移动。斜斜的细雨不停的下着。垦过的田畦和路边的水沟，都注满了雨水。树木和密林，远远地显出了模糊的轮廓。

前进中的俄国军队，象雪崩一样，声势浩大地移动着，穿过泥泞，冒着细雨，伴着吆喝和咒诅，杂着皮鞭的噼啪声和车轴的咕嘎声。公路两边，躺着已死的和将死的牲口，翻倒着轮子朝天的、倾覆的大车。不时有一辆军用汽车冲进这股人流。于是开始了叫喊、咒骂，马用后蹄直立起来，一辆装满东西的大车，就会翻下斜坡，车上的人跟着也滚下去了。

再前面，车辆的洪流中断的地方，背上扛着袋子和营帐的步兵，形成一条长长的行列，在粘滑的污泥中一步一瘸地前进。在这些杂乱的人群中间，还夹着装载行李的大车和运货车，四面八方都有戳出在外面的步枪，勤务兵偻着身子高踞在顶上。不时有人离开公路，跑进田野，把步枪放在草里，蹲下去。

再过去，又是摇摇晃晃的大车，浮桥船、农车和城市里的马车，上面坐着湿漉漉的穿军官大氅的人。这股轰轰响的洪流，一会儿颠颠跌跌地挤进一个狭谷里去，人们为争夺地方而叫嚣起来，一会儿慢慢地展开行列，爬上山坡，攀过峰顶，不见了。又有一批大车载着粮食、干草和炮弹从两边涌进来。偶尔还有小队的骑兵在田野上驰骤着，抢到这个行列

前面去。

不时也有炮队插进这个大车的行列，发出隆隆声和钢铁的铮铮声。宽胸脯的高大的马，上面蹲着胡子满面、相貌凶悍的鞑靼人，冲开牲口和人群，象犁头一样扫清了道路，后面还拖着跳动的，扁嘴巴的大炮。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也有人站在大车上摆手。于是这人流又在大路上汇合，涌进一个树林，里面弥漫着葶子和腐叶的刺鼻的气息，和微雨的轻柔的淅沥声。

再前面，道路两边，炉灶的烟囱巍然矗立在瓦砾和烧焦的木头堆中；这儿是一盏破碎的灯，在摇摇晃晃，那儿是一张电影广告，往一座被炮弹轰毁的屋子的砖墙上扑着，发出啪啪的响声。在这些东西中间，还有一辆大车，前轮已经没有，上面躺着一个奥地利伤兵，穿一件蓝外套，脸蛋又黄又皱，眼神又阴郁又忧伤。

（阿·托尔斯泰著，朱雯译《苦难的历程》第一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158页）

◀评析▶战争行军的场面如此壮阔、真切、细致，在文学作品的描写中是不多见的。作者笔下的场面宛如摄影师的镜头：远景、近景、全景、特写镜头互相交替，在渲染战争气氛的同时，通过这幅生动、形象的画面，再现了俄罗斯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历程。

萨姆金高高兴兴地走过去；他还是头一次听见可以用这样活泼豪迈的声调来唱那只忧伤的《伏尔加船夫曲》。这是一组正在从拖船舱里往下卸“柳比莫夫和苏里威工厂”产品火碱的工人唱这只歌曲。有十个人排正了两行站在船甲板上，他们正在迅速地用手倒着两根吊进货舱去的绳子，从船舱里

轻松地滚出来一些木桶，仿佛是空桶似的；实际上这些桶是很重的，两个搬运工人在搬桶时所表现的紧张神情完全说明这一点，他们弯腰顺着甲板，把桶滚到直通岸上的跳板上。

有两个工人在唱《伏尔加船夫曲》，一个身材短粗，穿一件汗浸过的、没系腰带的红色破衬衣，一双破草鞋，两只胳膊直挽到肘部以上，露在外面，皮肤上好像长了一层铁锈。他唱的是最高的，尖利的男高音，他使人惊讶地千变万化地在词句中间吹着口哨，跺着一只脚，全身都在活动，但是两只铁手却在弹那根绷得紧紧的绳子，就像弹古丝理似的，他想到哪一句歌词就唱哪一句：

哟哟喂呵，伙计们，什么也别管
——滚吧……

……

“哟哟喂呵，短棒啊，哟哟喂呵！”搬运工人都用连续的声调合唱起来，但是在他们还没有唱完以前，另外一个领唱的人是个身材高大，头顶光秃的人，生一部黑色的连鬓胡子，光穿一件背心，却没有穿衬衣，他用响亮的低音把唱词的迭句压下去，仿佛是在下命令：

哟哟喂呵，伙计们，巧妙地拉，
别叫绳子来回滑……
哟哟喂呵，短棒啊……

这种情况与其说像干活，不如说更像是游戏，虽然说空气中充满了尖土，但是各种不同声调形成的波浪却仿佛在比赛力量，拼命冲击，搬运工人的高亢歌声使劲冲进混乱的喧哗声，给这种喧哗声增添了独特的、激昂的旋律。

（高尔基著，金人译《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67页）

◀评析▶这是一幅表现搬运工人紧张劳动的生动画面，作者通过对这个热烈场面的描绘，寄托了自己对劳动人民的热爱，歌颂了工人群众改造世界的信心和力量。在这段场面描写中，有对工人集体群像的鸟瞰，又有对两个领唱工人的特写；在着重描写两个领唱工人的同时，又把他们同劳动的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工人们粗犷的唱和，反映他们高昂的情绪；最后是明写歌声，暗写工人，用高亢歌声所产生的“独特的、高昂的”旋律，体现出工人群众力量的强大。

有人小心地从她手里抽了几张传单。她把手在空中一挥，把传单扔到人群里。

“这样干是不好的！”有人害怕地说。

母亲看见人们拾了传单，将它藏在怀里和衣袋里——这种情形又使她振作起来。她全身紧张，感到觉醒的自豪感在心里成长，被压制的喜悦燃烧着，她说话更镇静更有力了。她不断从箱子里取出传单，忽左忽右地朝群众的渴望的、灵活的手里抛去。

“我的儿子和跟他一起的人为什么要被判罪，——你们知道吗？请你们相信母亲的心和她的白发，我可以告诉你们——因为他们要向你们诸位传达真理，所以昨天被判了罪：我到昨天方才知道，这种真理……没有人能够反抗，没有人能够反抗！”

群众静了下来。他们越来越挤，人数不断地增加，用肉体的圈子紧紧的围住了母亲。

“贫困，饥饿和疾病，这就是你们劳动的报酬。一切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劳动里面、在污泥里面、在欺骗里面，一天一天地葬送自己的生命！可是别人却

是利用我们的血汗来享乐，坐享其成。我们好象被锁着的狗，一辈子被幽禁在无知恐怖里面，——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对什么都害怕！我们的生活就是黑夜，就是墨黑的黑夜！”

“对啊！”有人低声说。

“勒住她的喉咙！”

在群众后面，母亲看见了暗探和两个宪兵。她想赶快分散最后几束传单，但是当她把手伸到箱子里去的时候，她的手碰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

“拿吧，拿吧！”她俯着身子说。

“散开！”宪兵排开群众，喊着。人们不情愿地走开去，他们推撞着宪兵，妨碍着他们，也许并不是故意的。他们被这个容貌善良、生着一双正直的大眼睛的白发妇人有力地吸引住了。他们本来是被生活隔开，互相隔绝，现在被她的热烈的言语所鼓动，融成了一个整体，这些话也许在很久以前就为那些受不平等生活的凌辱的人们所追求和喝望着的。近旁的人们默默的站着，母亲看见了他们的饥渴一般注视着的眼，自己脸上也感到了温暖的呼吸。

（高尔基著，夏衍译《母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第407—408页）

◀评析▶作者在这里采用了“特写镜头”和“全景镜头”相结合的方法，层次分明地描写了母亲撒传单的场面。在特写镜头中作者抓住了母亲的动作和义正辞严的演讲，显示了母亲的觉醒；在全景镜头中则突出了群众不畏宪兵的武力镇压自觉组织起来对她的保护，表现了母亲革命行动的巨大感召力。本节场面描写，自然地流露出作者本人的思想倾向，揭示了第一次革命时代俄国人民革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和成长的这一重要主题。

动态与静态描写相结合

宗敏向后退一步，紧靠松树，张弓搭箭，怒目横扫着呐喊而来的敌人，特别想看看贺人龙是否来到，古铜色的脸上挂着轻蔑的微笑。他没有看见贺人龙，略微感到遗憾。尽管官军看见他只剩下单人独骑，大喊着要他投降，却不敢贸然走近。只要有敌人来到百步以内，宗敏箭无虚发，总叫为首的敌人中箭而亡。敌人吃了几次亏，不再打算活捉他，也对他乱箭射来。流矢从宗敏的头上和身边不断地嗖嗖飞过，但是他连动也不动，依然含着轻蔑的冷笑，不断地射杀企图走近的敌人。

官军看见宗敏的箭用完了，又打算活捉他向北京献俘，不再射箭，向他蜂拥而来。宗敏想着他的三个亲兵大概已经过了江，也决定自己赶快离开，免得落入敌手。他的战马不知是懂得他的心意还是因看见敌人逼近，忽然奋鬃扬尾，萧萧狂嘶。刘宗敏大吼一声，山鸣谷应，挥刀向敌人杀去。官军突然听见他的怒吼，震栗失措，纷纷奔退，互相拥挤践踏。宗敏趁机勒转马头，俯身抓起来小姑娘放到鞍上，奔到悬崖，猛抽一鞭，只见那匹雪白的战马象闪电一样从悬崖上腾空而起，纵入蓝天，在两丈外向下落去，沉入江底，溅起来的水花闪着银光。

江北岸，人人惊骇。江南岸，人们的心随白马沉落江中。两岸忽然间停了战鼓，也停了呐喊和说话。天地静悄，战士屏息，四周重叠，罗列的青山寂寂，一切都在等待着白

马的消息。

过了片刻，白马驮着宗敏从碧绿的深潭中浮出。江上仍然很静。水中映着蓝天，白云。浪花似银，映着月光闪动明灭。白马带着宗敏划开绿波，冲着浪花，在激流中向上游的南岸浮去。

（姚雪垠《李自成》二卷中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

年版第623—624页）

◀评析▶这个场面不仅写出了刘宗敏英武过人的一面，还写出了他对被压迫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的一面。整个场面张弛结合，疏密相间，把硝烟弥漫的战场写得充满诗情画意。

他一径朝着安灼拉走去。起义的人们，在他面前，凛然生畏，遇见了天神似地，齐向两旁分开，他从安灼拉手里取了那面旗帜，安灼拉向石人一样向后退立，正在这时候，谁也不敢阻挡他，谁也不敢帮助他，这八十高龄的老人，头是颤巍巍的，步伐是坚定的，开始顺着那道用面街的石块砌在垒里面的石级慢慢向高处走。那是那么壮烈，那么伟大，以致在他四周的人们，齐声说道：“脱帽！”他每登上一级，他那是真惊心动魄；他的那几根白头发，那张枯干的脸，那又秃又皱的前额，深陷的眼珠，愕然张着的嘴，那条高举着红旗的老胳膊，一一从黑暗中突现出来，在那火炬的血一般的光中扩大开来；人们都以为看见了九三年的幽灵，高举着恐怖的旗帜，从地底下钻出来。

当他登上了最后的一级，当这个摇摇欲倒，而又威风凛凛的鬼影，面对着一千二百个瞧不见的枪口，面对着死亡，仿佛比死亡更顽强，巍然直立在那乱石堆上的时候，那整个

街垒成了黑暗中一幅超自然的奇伟图景。

一时声息全无，这种沉寂只能出现在奇迹的周围。

老人在这沉寂当中，挥舞着红旗，喊道：“革命万岁！共和万岁！博爱！平等！还有死亡！”

从街垒里，人们听到一阵低微急促的耳语声，就象有个慌乱的神甫在匆匆忙忙做祈祷。这很可能是街那头的警务督办在做告诫民众的例行公事。

接着着，先前喊过“什么人”？的那个嗓子又喊道：“退下去，你！”

马白夫先生，面色惨白，咬牙切齿，眼睛冒着那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怒火，把那旗帜举到额角的上方，再喊道：

“共和万岁！”

“放！”那个人的声音说。

第二阵排枪，象颗开花弹，打在那街垒上。

老人的两只膝头往下沉了一下，随即又立起来，抛下了旗帜，一块木板似地，直挺挺朝后仰倒在街心里，两臂交叉在胸前。

一种使人们无能为力，甚至连自卫也会一时忘了的激动冲击着那些起义的人们，他们怀着敬畏的心情，齐向那尸体靠近。

（雨果著，李丹译《悲惨世界》见《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30—532页）

◀评析▶ “以动写静，以静显动”是艺术描写的辩证法。这个场面以马白夫老人的壮烈行动为主线，深深地赞美了他从容不迫、视死如归的崇高精神，在悲壮肃穆、紧张压抑的气氛里显示出革命的力量；伴随着老人的脚步拾级而上，扣人心弦，层层推进，如火山爆发般地将情节推向高

潮。这一场面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强烈的爱憎，是一幕死的葬礼，是一曲生的战歌！

讲完了文法，就开始习字。这一天哈墨尔先生特别为我们准备了崭新的字模，上面用漂亮的花体字写着：“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我们课桌的三角架上挂着这些字模，就象是许多小国旗在课堂上飘扬。每个人是那么专心！教室里是那么肃静！这情景可真动人。除了笔尖在纸上划写的声音外，听不到任何别的声响。这时，有几个金龟子飞进了教室，但谁也不去注意它们，就连那些最小的学生也不例外，他们专心专意在划他们的一横一竖，好象这也是法文……在学校的屋顶上，有一群鸽子在低声咕咕，我们一面听着，一面想：

“那些人是不是也要强迫这些鸽子用德国话唱？”

有时，我抬起头来看看，每次都看见哈墨尔先生站在讲台上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盯着周围的东西，就象要把这个小学校舍都吸进眼光里带走……请想想！四十年来，他就一直待在这个地方，老是面对着这个庭院和一直没是变样的教室。只有那些条凳和课桌因长期使用而变光滑了；还有院子里那棵核桃树也长高了，他亲手栽种的啤酒花现在也爬上了窗子碰到了屋檐。这可怜的人听着他的妹妹在楼上房间里来来去去收拾他们的行李，他就要离开眼前的这一切了，这对他来说是多么伤心的事啊！因为他们第二天就要动身，告别本乡，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他还是鼓起了勇气把这天的课教完。习字之后，是历史课；然后，小班学生练习拼音，全体一起诵唱 Ba, Be, Bi, Bo, Bu。那边，教室的尽头，霍瑟老头戴上了眼

镜，两手捧着识字课本，也和小孩们一起拼字母。看得出他也很用心；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颤抖，听起来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叫人想笑又想哭。唉！我将永远记得这最后的一课……

忽然，教堂的钟打了十二点，紧接着起响了午祷的钟声。这时，普鲁士军队操练回来的军号声在我们窗前响了起来……哈墨尔先生面色惨白，在讲台上站了起来。他在我眼里，从来没有显得这样高大。

“我的朋友们，”他说，“我的朋友们，我，我……”

他的嗓子被什么堵住了，他无法说完他那句话。

于是，他转身对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按着粉笔，用最大的字母写出：

法 兰 西 万 岁

写完，他仍然站在那里，头靠着墙壁，不说话，用手向我们表示：

“课上完了……去吧。”

（都德著，柳鸣九译《最后一课》《见外国短篇小说》

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245—247页）

◀评析▶这一场面描写的突出特点是以静写动，寓动于静；在肃静而凝重的气氛的层层渲染中，最后如火山爆发般地喷出爱国主义的激情。作品巧妙地借助于一个无知顽童的观察和心理分析，真实地塑造了哈墨尔先生的感人至深的光辉形象，在流露法国人民丧权辱国的深沉痛苦的同时，显示了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结尾含蓄有力，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

“我还没来得及猜到左巴尔要做什么，可是拉达已经躺在地上。左巴尔的弯刀齐刀柄插在她的胸口上。我们都惊呆了。

“拉达把刀子拔出来，扔在一边，拿一缕黑发堵住伤口，微微笑着，声音响亮，清楚地说：

“‘再见，罗伊科！我知道你要这样做的！……’她就死了。……”

“你懂得了这个妞儿吧，鹰？！她是这样的——就让我永世受到诅咒也罢——魔鬼的妞儿！

“‘啊！骄傲的皇后，现在我要跪在你的脚前了！’罗伊科大声叫着，他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的草原，他扑倒在地上，拿他的嘴紧紧压住死了的拉达的脚，一动也不动。我们都揭下帽子，默默地站在旁边。

“对这件事情你怎么说，鹰？唉，唉！鲁尔说：‘应当把他绑起来！……’没有人的手会举起来绑罗伊科·左巴尔，谁的手也不会，鲁尔也知道这个。他把手一摆，就走开了。邓尼罗把拉达扔在旁边的刀子拾起来，看了它好一会儿，他的灰白胡髭一直在颤抖，刀子上面拉达的血还没有干，刀子是那么弯，那么尖。随后邓尼罗就走到左巴尔跟前，把刀子插进他的背，正巧刺在心上。老军人邓尼罗，他还是拉达的父亲啊！

“‘做得好！’罗伊科回头看看邓尼罗，声音朗朗地说，他跟着拉达去了。”

（高尔基著，巴金译《马卡尔·楚德拉》见《高尔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页）

◀评析▶这里写了两个年轻勇敢的、为自由可以牺牲爱

情和生命的茨冈人的死，场面是惊心动魄的。但作者的笔调却出奇的冷静，是不动声色、甚至象轻描淡写地叙述出的；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作者以静写动，以冷写热，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叶戈里雪夫没有回答，屋里灭了灯。风吹起了地上的湿叶。又传来了电气列车的声音。叶戈里雪夫打了个寒噤。他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烟卷……他听见围墙外有脚步走动的声音，接着，篱笆门“吱呀”响了一声，一个灰白色的人影朝台阶走来。

这原来是娜达莎。

她扑到叶戈里雪夫身上，紧紧搂住他的脖子，吻着他的眼睛、鼻子、嘴唇……她的脸上挂满了泪珠。

叶戈里雪夫象是在雾中，他两腿发软，就势坐在台阶上。娜达莎紧挨着他坐下来，抓住他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

（〔苏〕伊·戈洛索夫斯《爱》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第191页）

◀评析▶整个场面，主人公没有一句话。作者正是运用动静结合的艺术手法，以环境气氛来衬托男女主人公感情转折的变化，推动情节发展，整个场面虽然没说一句说，但人物的种种复杂的感情却尽收笔底，含蓄而又传神。

与人物心情相结合

曹操自遣徐庶去后、心中稍安，遂上马先看沿江旱寨，次看水寨。乘大船一只于中央，上建“帅”字旗号，两旁皆列水寨，船上埋伏弓弩千张。操居于上。时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气晴明，风平浪静。操令：“置酒设乐于大船之上，吾今夕欲会诸将。”天色向晚，东山月上，皎皎如同白日。长江一带，如黄素练。操坐大船之上，左右侍御者数百人，皆锦衣绣袄，荷戈执戟。文武众官，各依次而坐。操见南屏山色如画，东视柴桑之境，西观夏口之江，南望樊山，化麒麟乌林，四顾空阔，心中欢喜，谓众官曰：“吾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文武皆起谢曰：“愿得早奏凯歌！我等终身皆赖丞相福荫。”操大喜，令左右行酒。饮至半夜，操酒酣，摇指南崖曰：“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荀攸曰：“丞相勿言，恐有泄漏。”操大笑曰：“座上诸公，与近侍左右，皆吾心腹之人也，言之何碍！”又指夏口曰：“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顾谓诸将曰：“吾今年五十四岁矣，如得江南，窃有所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周瑜所娶。吾今新构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

足矣！”言罢大笑。

.....

曹操正谈笑间，忽闻鸦声南飞鸣而去。操问曰：“此鸦缘何夜鸣？”左右答曰：“鸦见月明，疑是天晓，故离树而鸣也。”操又大笑。时操已醉，乃取槊立于船头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横槊谓诸将曰：“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今对此景，甚有慷慨。吾当作歌，汝等和之。”歌曰：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以当慷，忧思难望；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
于衿，悠悠我心，但为今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
食野之萍；我有嘉宾，鼓瑟吹笙。皎皎如月，何时
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
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
哺，天下归心。

歌罢，众和之，共皆欢笑。……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3版
第416—417页

◀评析▶吴蜀初盟，共抗强魏，曹操却自恃兵多将广，挥军南征，誓欲夺取江南，“扫清四海，削平天下”。就在三国争雄，戎马倥偬之际，两军对峙，赤壁鏖兵前夕，作者安排了“宴长江曹操赋诗”这样一个场面，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描摹了一幅声情并茂的宴乐图。这段文章的最大特色就是借助贴切的景物描写表现出特定环境下人物的内在感情和心理特征，达到了情景相生，水乳交融的境界。早寨、水寨

的形势交符，映衬了曹操威风凛凛的神情；滨滨夜色的形象描绘，衬托了曹操饮酒赋诗的豪兴，而那“四顾空阔”的万里江山，正是他勃勃雄心的传神写照。自然景物与人物的情感浑然一体，主人公踌躇满志的壮阔胸襟，激昂慷慨的音容笑貌，就在这情景交融的描写中活脱了出来。

阿Q被抬上了一辆没有蓬的车，几个短衣人物也和他同坐在一处。这车立刻走动了，前面是一班背着洋枪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后面怎样，阿Q没有见。但他突然觉到了：这岂不是去杀头么？他一急，两眼发黑，耳朵里唿的一声，似乎发昏了。然而他又没有全发昏，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的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他还认得路，于是有些诧异了：怎么不向着法场走呢？他不知道这是在游街，在示众。但即使知道也一样，他不过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罢了。

他省悟了，这是绕到法场去的路，这一定是去“嚓”的杀头。他惘惘地向左右看，全跟着蚂蚁似的人，而在无意中，却在路旁的人丛中发现了一个吴妈。很久违：伊原来在城里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将手一扬，才记得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

“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Q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车子不往的前行，阿Q在喝采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看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

鲁迅《阿Q正传》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8—

1949》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5—46页）

◀评析▶这是阿Q被押送刑场，游街示众的场面。作者通过主人公阿Q的眼光来写这一场面，巧妙地把人物主观世界与客观现实同时展现出来，互相映衬，独具匠心地完成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场面生动如画，笔调幽默辛辣。

她抬起头，突然间发现，噢！生宝和有万，在黄堡镇通峪口镇宽阔的公路上，迎面走来了。真正叫人高兴啊！整个西边峪口区 and 渭边区的天地，一下子明光灿烂，使人心胸舒畅！

一霎时以前她想什么来呢？一眨眼，她心里连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她喜欢地盯着，有万一边走，一边热烈地对生宝说着什么。生宝带笑听着，扯大步走着。生宝换了季，穿着白小衫，敞着领口，露出红红的脯颈。他一只手提着满满一蓝子鸡蛋，那是勤俭的妈妈的副业生产。当发现了改霞的时候，有万和生宝站住了，互相看看。一霎时以后，他们重新走起来了，但是不再说话，相当严肃，好象要和什么重要人物遇面那么作态。

他们一作态，倒使改霞感到慌乱。在这个空旷的大路上看见他时，他脸上那种漠不关心，什么都没看见的神气。碰见，她和生宝到什么地方去说话呢？紧张，毫无精神准备。她说什么吗？怎么说呢？讨厌的有万！难道你和生宝的身子长在一块了吗？为什么老跟着他呢？叫改霞多难为情呢？死有万哪！

现在，双方走近了。改霞脸发烧，心慌，手脚痴笨。诡谲的有万露出一笑，和她打了个招呼，丢下生宝，头前扯大步走了。小伙子粗鲁是粗鲁，还识趣啊！

生宝，脸通红，独自站在改霞面前，表情很不自然。他左边看看，右边看看，近处的田间和大路上，没熟人，这才克服了他神情上的慌乱，咧嘴笑着，望着改霞。

春天的阳光一片好心照亮着他俩！

改霞在生宝左看右看的时候，已经把一条粗辫子扯到胸前来了。她一只手提篮，另一只手捉住这条辫子，这样来掩饰她的局促不自然。生宝眼忽闪忽闪，看着改霞的姿态，会心地笑了笑。改霞等待着生宝说话，可是显然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应该文明一些，从其他的话开头，不可以直截了当，象讲买卖一样。看出来生宝很忙，一定去黄堡街上有好多事情。有万已经前头走了，他没空绕弯儿说多余的话吧？而且在这空旷的毫无遮蔽的马路上，对乡下人来说，也不是谈情说爱的理想地方嘛。他的样子显得很着急，很匆忙。

聪明的改霞看出他这心思。她发现公路南边有一个照料菜地的稻草庵子。那里，春天菜还没长起来的时候，没人。怕什么！她豁出来了。人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她提议俩人到草庵跟前去说话，在那里可以遮蔽住蛤蟆滩方面的眼光。生宝高兴地同意了。俩人选择了不同的田间小路，向草庵子走去了。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255页—256页）

◀评析▶这是一个充满着生活情趣的场面，写的是生宝与改霞相会，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其表现方法是独特的。作者形象地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神

态。通过改霞的眼光和心理来叙述事件的始末，给人一种逼真而亲切的感觉。叙述人的语言同主人公改霞的内心独白相协调，达到了二者交融的地步：有主人公美好心灵的展现，也有作者的美好愿望的抒发。

（春英）刚跨进门，手里的畚箕还没放下，便喜出望外地叫了一声：“维忠！”维忠也立即上前叫了声：“姐姐！”开始俩人似乎都笑，但春英刚咧开嘴，嘴角便扭曲了，两只秀美的眼睛里映出晶莹的泪光，眼泪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掉；维忠也咬着牙，低下头。春英摘下头上的毛巾只是擦泪，擦着擦着，哇的一声捂着脸扑到维忠的身上，半晌没有缓过气来。

（慕湘《晋阳秋》解放军文节社1978年版第50页）

◀评析▶这是在苦难中分别了五年的姐姐、弟弟重逢时的场面。悲喜交错、泪笑掺杂，透露了双方自分别以来备尝人间辛酸的苦难历程，以及双方朝暮牵挂、思念的姐弟之情。

当德·瑞那夫人离开男人们的眼睛的时候，她的态度是活泼天真的，她的性格是优娴文雅的。这天她就是带着这种自然的态度，穿过那扇开向花园的客厅的窗式的大门，她不经心的看见大门外有一个年纪轻轻的乡下人，差不多还有孩童气息。他的面容非常苍白，脸上还有旧痕，穿着雪白的衬衫，臂下夹着紫色绉布做成的短衣，十分清洁。

这个年轻的乡下人的面色既是这样白嫩，眼睛又是这样温柔动人，使得德·瑞那夫人充满了幻想的心灵，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便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以为他实际上是一个

少女，故意假冒男装，特来向市长先生说情讨恩的。她对于这个可怜的人儿忽然怜悯起来。他停留在门口，很显然的我不敢举手去按门铃。德·瑞那夫人走向门前，暂时忘掉了她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也应该今天来到，这件事使她心中有些酸辛痛苦。于连面对大门，还没有看见德·瑞那夫人的到来。当他耳边听到一个温柔轻快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他吓得发抖。

“我的孩子，你来这儿干什么？”

于连很快的回过头来，他被德·瑞那夫人的温柔的眼睛吸住了，也忘记了一点儿羞怯。立刻使他更惊奇的是他的美丽，使于连忘记了一切，甚至于忘记了他来这儿的目 的，德·瑞那夫人把刚才的问话重说了一遍。

“夫人，我来当家庭教师的。”结果他答复了。脸上的眼泪使他惭愧，他赶快揩干。

德·瑞那夫人呆立着，说不出话来。他们俩人四目相视，距离近得很。于连有生以来，不曾看见过一个人穿得这样讲究漂亮，尤其对方是一个女人，容颜这样鲜明，还用一种甜密的口吻向他说话。德·瑞那夫人注意到这个年轻乡下人的两颗大泪珠，还停留在洁白的腮帮上。那腮帮起初是那樣的灰白，到现在变得这样红晕了。这时候她不自禁的笑了，充满着少女的疯狂似的快乐。她自己都嘲笑她自己，简直没有想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她起初一人暗自想象的那个教师，蓬头垢面，又肮脏，又褴褛的传教士，还要来打骂她的孩子们的教师，现在来到她面前了！

（〔法〕司汤达著，罗玉君译《红与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6年版第36—37页）

◀评析▶在这一场面中的两个人物，作者抓住了他们的

各自个性特点突出地描写了各人的表情和心理变化。写于连则借助德·瑞那夫人的眼光，巧妙地折射出他的形象和内心世界，借形象表现心理；写德·瑞那夫人则通过心理反映形象，借助于连的感受对她的形象加以真切的描绘。以此写彼，以彼写此的手法，是该场描写的基本特点。

天黑下来了，她拿了匣子走近窗口。克利斯朵夫坐在一旁，只离开她几步路。女孩子爬在他的膝上，他装做听着孩子胡扯，心不在焉的回答着。其实他瞧着萨皮纳，萨皮纳也知道他瞧着她。她低着头在匣子里掏。他看到她的颈窝跟一部分的腮帮，——发见她脸红了，他也脸红了。

孩子老是在讲话，没有人理她。萨皮纳木在那里不动了。克利斯朵夫看不清她做些什么，但相信她是什么也没做，甚至也没看着她手里的匣子。两人还是不作声，孩子觉得奇怪，从克利斯朵夫的膝上滑了下来，问：“干吗你们不说话了？”

萨皮纳猛的转过身子，把她搂在怀里。匣子掉在地下，钮扣都望家具底下乱滚；孩子快活得直叫，赶紧跑去追了。萨皮纳回到窗子前面，把脸贴着玻璃好似望外边出神了。

“再见，”克利斯朵夫说着，心乱了。

她头也不回，只很轻的回答了一声“再见”。

（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约翰·克利斯朵夫》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评析▶克利斯朵夫不顾旧礼教的束缚，大胆爱上了寡妇萨皮纳。这里描写的是俩人初次相识在一起的场面。

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神态、动作所表现出来的窘急心理的刻画，以及孩子天真的问话，有力揭示了人物内在的波澜

起伏的复杂感情。

青春终于胜利了。保尔没有死于伤寒，这是他死里逃生的第四次。只过了一个月，苍白消瘦的保尔就能够勉强用两条摇摇晃晃的腿站起来，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动了。他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向街上望了很久。雪在融化，积成了反光的小水洼，外面已经是春前初次的温暖天气了。

在窗外樱桃树的树丫上，一只灰胸脯的麻雀正在啄它身上的羽毛，时时用狡猾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怎么样，咱们俩就这样度过了冬天吗？”保尔用指头敲着玻璃窗，低声说。

母亲吃惊地看了看他，问道：

“保尔，你在跟谁说话？”

“我在和麻雀说话……现在它飞走了，这狡猾的小东西。”他无力地笑了笑。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98页）

◀评析▶保尔是一个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无产阶级坚强战士。作者为了表现他大病之后生命力的复苏，运用比兴和拟人化的手法，以开始溶化的春雪和那梳理着羽毛，准备展翅奋飞的麻雀来比拟保尔大病之后那种欣喜欢快、生机勃勃的心情，尤其是保尔和麻雀的对话，把保尔不甘寂寞，渴求工作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作者就是这样运用生机盎然，情景交融的场面来写人叙事推动情节发展的。

对比、映衬、烘托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袁术背后转出骁将俞涉曰：“小将愿往。”绍喜，便著俞涉出马。即时报来：“俞涉与华雄战不三合，被华雄斩了。”众大惊。太守韩馥曰：“吾有上将潘凤，可斩华雄。”绍急令出战。潘凤手提大斧上马。去不多时，飞马来报：“潘凤又被华雄斩了。”众皆失色。绍曰：“可惜吾上将颜良、文丑未至！得一人在此，何惧华雄！”言未毕，阶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将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众视之，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绍问何人，公孙瓒曰：“此刘玄德之弟关羽也，”绍问现居何职，瓒曰：“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大喝曰：

“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也？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勇略；试教出马，如其不胜，责之未迟。”袁绍曰：“使一弓手出战，必被华雄所笑。”操曰：“此人仪表不俗，华雄安知他是弓手？”关公曰：“如不胜，请斩某头。”操教酹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4—45页）

◀评析▶这一段独具特色的文字，撇开血肉横飞的正面描写，而把剑影刀光折射在军帐内，运用渲染和烘托的笔法，从侧面把这场战斗写得有声有色。文中明写众人的视、听、问、答、其实笔笔旨在刻划关羽的英武神威。先写俞涉、潘凤战败身亡，既交待了局势的紧张，又为关公出场作了铺垫；待关公“大呼”而出，却又宕开一笔，通过“众视之”写出了“小将”的非凡身貌；袁术的藐视关公，一方面使事态发展曲折跌宕，一方面又为关羽的取胜作了反面烘托。特别是关公与华雄的一场血战，仅用“众诸侯听得……”寥寥数语，就写得威武雄壮，尽得风流。待关羽“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下”，重新把读者的视觉、听觉、感觉聚于中军帐前，使画面复归于集中统一。

关公立斩华雄，“其酒尚温”，作者的本意在于形象地表现出战斗的时间极短与关公的骁勇神速，然而，我们从中不难体味到：在这里，文字表达的简洁明快，爽丽潇洒与战斗本身的轻松神奇、干净利落不是达到了完美的和谐一致了吗？

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驶小舟而来，直到寨前。小校引见关平。平视其人：方巾阔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因闻关将军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来医治。”平曰：“莫非昔日医东吴周泰者乎？”佗曰：“然。”平大喜。即与众将同引华佗入帐见关公。时关公本是臂疼，恐慢军心，无可消遣，正与马良弈棋；闻有医者至，即召入。礼毕，赐坐。茶罢，佗请臂视之。公袒下衣

袍，伸臂令佗看视。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下钉环，请君侯将背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

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校棒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版第645—646页）

◀评析▶“关云长刮骨疗毒”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它不是以写战斗场面来刻画人物的武勇，而是通过生活细节，逼真地写出了关公视死如归的大丈夫气概。在基本上属于粗线条勾勒的《三国演义》中，这是一个描绘得十分生动而细致的场面。

鲜明的对比、映衬是这段描写的重要艺术特色。首先是人物心理的衬托。华佗陈述治疗之法时，两称“但恐君侯惧耳！”待要下刀，又叮咛“君侯勿惊，”这些都不是赘笔。

它以华佗的忡忡忧虑把关公的朗然一笑衬托得令人景仰。正是“真神医也”的华佗“一生未尝见此”的赞叹，使关公的形象超群绝伦。“悉悉有声”，“血流盈盆”，“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然而关公却饮酒弈棋，谈笑风生，“全无痛苦之色”这就使浓墨重彩的画面对比度十分强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却说那孙行者请三藏上马，他在前边，背得行李，条条，拐步而行。不多时，过了两界山，忽然见一只猛虎，咆哮剪尾而来。三藏在马上惊心。行者在路边欢喜道：“师父莫怕它。它是送衣服与我的。”放下行李，耳朵里拔出一个针儿，迎着风，幌一幌，原来是个碗来粗细一条铁棒。他拿在手中，笑道：“这宝贝，五百余年不曾用着他，今日拿出来挣件衣服儿穿穿。”你看他拽开步，迎着猛虎，道声：“业畜！那里去！”那只虎蹲着身，伏住尘埃，动也不敢动，却被他照头一棒，就打的脑浆迸万点桃红，牙齿喷几珠玉块，唬得那陈玄奘滚鞍落马，咬指道声：“天那！刘太保前日打的斑斓虎，还与他斗了半日；今日孙悟空不用争持，把这虎一棒打的稀烂，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

（吴承恩《西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6页）

◀评析▶一个在前边开道，见猛虎笑迎上去，一个在后面马上却胆颤心惊；一个一棒打死猛虎，一个见死虎尚吓得滚鞍落马。有场面，有动作，有细节，有对话，用对比的手法勾划出两个不同形象的人物，在勇敢的斗士悟空面前，唐僧真是个凡夫俗子。

只见一对对执事两班排立，后面青罗伞下，盖着有才

智的滕大尹。到得倪家门首，执事跪下，么喝一声。梅氏和倪家兄弟，都一齐跪下来迎接。门子喊声：“起去！”轿夫停了五山屏风轿子。滕大尹不慌不忙，踱下轿来。将欲进门，忽然对着空中，连连打恭，口里应对，恰象有主人相迎的一般。众人都吃惊，看他做甚模样。只见滕大尹一路揖让，直到堂中。连作数揖，口中叙许多寒温的言语。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个恭，恰象有人看坐的一般。连忙转身，就拖一把交椅，朝北主位排下，又向空再三谦让，方才上坐。众人看他见神见鬼的模样，不敢上前，都两旁站立呆看。只见滕大尹在上坐供揖，开谈道：“令夫人将家产事告到晚生手里，此事端的如何？”说罢，便作倾听之状。良久，乃摇首吐舌道：“长公子太不良了。”静听一会，又自说道：“教次公子何以存活？”停一会，又说道：“右偏小屋，有何活计？”又连声道：“领教，领教。”少停一时，说道：“这项也交付次公子，晚生都领命了。”少停又供揖道：“晚生怎敢当此厚惠？”推逊了多时，又道：“既承尊命恳切，晚生勉领，便给批照与次公子收执。”乃起身，又连作数揖，口称，晚生便去。”众人都看得呆了。

（冯梦龙《滕大尹鬼断家私》见《古今小说》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0页）

◀评析▶作者先写滕大尹那种不可一世的师爷气势，再生动形象地刻划出他那种见神见鬼，丑态百出的举动，对比之下，就现出了他卑鄙肮脏的灵魂。作者始终抓住众人的神态作为反衬，先是“众人都吃惊”，后来“两旁站立呆看”，最后“众人都看得呆了”，这样步步深入，层层推进，把封建官史滕大尹的丑态揭露无遗，进而突出了文章的主题，反映了生活的本质。

整整的三年，他凑足了一百块钱！

他不能再等了。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最新式最可心的车，现在只好按着一百块钱说了。不能再等；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恰巧有辆刚打好的车（定作而没钱取货的）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车铺愿意少要一点。样子的脸通红，手哆嗦着，捧出九十六块钱来：“我要这辆车！”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说了不知多少话，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支开棚子，又放上按按喇叭，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形容词；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听听声儿吧，铃铛似的！拉去吧，你就是把车拉碎了，要是钢条软了一根，你拿回来，把它摔在我脸上！一百块，少一分咱们吹！”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我要这辆车，九十六！”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看看钱，看看祥子，叹了口气：“交个朋友，车算你的了；保六个月：除非你把大箱碰碎，我都白给修理；保单，拿着！”

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揣起保单，拉起车，几乎要哭出来。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越看越可爱，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他坐在了水簸箕的新脚垫儿上，看着车把上的发亮的黄铜喇叭。他忽然想起来，今年是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一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好记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和车算在一块的地方。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

◀评析▶在祥子买车这一场面描写中，铺主是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而祥子呢，只是脸通红、手哆嗦着，在买的整个过程中，只说了两句简短的话“我要这辆车”，在买到手后，不是象铺主那样，“支开棚子，又放下，按按喇叭，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而是把车“拉到个僻静地方，细细端详自己的车。”作者通过铺主“动”和祥子“静”的描写，使人物形象在对比中更加鲜明把祥，子买车时的内心冲动，买车后的喜悦，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这时马又一次惊恐嘶叫起来，拼命地挣扎了两下缰绳，但没有挣脱。接着它四腿弯弯，抖颤的站立不住了，看看就要绝望地倒下去。扬子荣一阵惊奇，口中嘟噜道：“妈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威风，把匹活龙驹给吓瘫了！”他还没来的及回头，突然一声巨吼，灌木丛中扑出一只大个的东北虎，张着利牙，竖着尾巴，一冲一冲地向马扑来。虎尾扫击着灌木丛，刷刷乱响，震的雪粉四溅。马被吓得不刨也不踢了，垂着头两眼死盯扑来的恶敌，从鼻子里发出低沉的哀鸣。

扬子荣还是头一次看到活老虎，离的又这么近，又是来吃他的马，这突然来的惊恐，使他气喘不安，心砰砰地乱跳，手中的枪也随着他的心有些抖颤。

虎一冲一冲地向马扑过去，离的已经很近了，“得赶快下手，这匹马不仅是我的快腿，主要是我的身份证，失了它就等于失掉了身份证。”想着他用力的把身体贴紧树干，把匕首用力向树一插，把枪架在匕首上，克服了枪身的抖动，他压住了紧张的呼吸，从虎的侧面，瞄准了虎头。他满有把

握地一扣板机，糟极了，一颗臭子儿，没打响。老虎一点也没察觉，继续向马扑去，只有三十多步远了，扬子荣惊了一身冷汗，唰的一声抽出大肚匣子，向虎眸的一梭子。老虎只是一惊，在地上打了个滚，显然又没打着。它爬起来，向枪响处猛吼了两声。当它发现了树背后的扬子荣，便来了一阵凶狂的示威，吼声震得在全山回响，尾巴象条巨大的鞭子，打的地下雪尘四扬。，扬子荣趁着它示威的这一刹那，用步枪再射一枪，好极了，这一枪总算打响了，可是没打着老虎，子弹在离它三四步的距离着地。他赶忙又揭弹上膛，向着扑过来的猛虎又是一枪。可是又没打着，老虎连蹦两个高，显得更凶恶，向扬子荣扑过来。

“打虎不中翻背伤人，妈的几枪没打准了！”扬子荣全身绷紧的象石头，“再来它一枪，愈近愈有把握，沉着，沉着……”他一面紧张呼吸，一面盯着这个扑过来的恶敌，只离十步距离了，老虎把前爪向地上一按，准备它最后的一扑。“好机会！”扬子荣当的一枪，打中了老虎的一只前腿。这一扑它没有扑到应有的距离，可是离扬子荣只有三四步远，老虎一声狂吼，直立两只后腿，张开血盆似的大嘴，迎面扑向扬子荣。扬子荣就在这一瞬间，枪口对准了虎嘴，当的一枪，枪弹通过口腔，从脑盖骨穿过，老虎扑卧在雪地上，只有一条尾巴乱绞了一阵，死去了！

（曲波《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

202—204页）

◀评析▶扬子荣打虎上山的描述，是中国长篇小说中精彩的场面描写之一。作者首先用龙驹宝马来衬托兽之王——虎的威风，继而有声有色地叙说了扬子荣打虎的全部过程，通过虎威反衬我军侦察英雄的神威。这一描写，显然吸取了

《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某些描写技巧，但作者融汇贯通，借鉴得不露痕迹。

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些没有交卷的同学都笑话那几个交卷的。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都笑的跺脚，笑破肚子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结着眉头。他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4页）

◀评析▶这是一幅精采的文字画。作者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形象地描绘了课堂的一群天真活泼的青年学生和被排除在“一切欢乐之外”的陈景润。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相形之下，陈景润那种勤于思索和内向的性格特征就更显得鲜明突出。

当他弯下身子来的当儿，两只美丽的膀子软软的勾了他的脖子。可怜的小姑娘说道：“我醒着呢，乔治。”她紧紧贴在乔治胸口，哭的好象她的心快要碎了。可怜的小东西还醒着，醒着又怎么样呢？正在那时，军营里的号角响起来了，声音十分清越，其余的号角立刻接应，一霎时响遍全城。在步兵营的战鼓声和苏格兰军营的尖锐的风笛声中，所有的居民都醒了。

（萨克雷著，扬必译《名利场》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9页）

◀评析▶这一节文字采用了映衬的手法寓凄凉于悲壮，揉哀怨于激昂。一边是即将出征的丈夫正在和妻子痛苦地告别，一边是清越的号角催促上阵，二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者对这场战争不着一字贬褒，却令人感到对这场战争的愠怒已达到无言的地步。

那片泥塘没能把克莱的长靴子淹没；他走到她们跟前，就站在水里，拿眼看那些圈在长衫下部的蝇类和蝴蝶。

“你们都要往教堂去吧？”他朝着站得最前的玛琳说，同时也把站在她后面的那两个好孩子包括在内，不过却把苔丝除外。

“可不是吗，先生，现在闹得这么晚，俺的脸非红得什么似的——”

“我把你们抱过这一片泥塘去吧——把你们一个一个地都抱过去好啦。”

四个人的脸一齐红起来，仿佛只有一颗心在四个人的身子里跳似的。

“俺恐怕你抱不动吧，先主，”玛琳说。

“你们想要过去，还有别的办法吗？你们站稳了好啦。瞎说——你们都不很重！就是让我把你们四个都抱起来，我都办得到。好啦，你先来吧，玛琳！”他接着说，“你把胳膊搂住了我的肩膀，这么接着。好，抱住了！就是这样。”

玛琳照着克莱的吩咐，伏在他的膀子和肩头上，他就抱着她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从后面看来，他的身躯又细又长，和玛琳一比，好象是一枝纤长的花梗，托着一大团累累的花球。他们走过了路上拐弯的地方就不见了，老远只听见安玳在水里唏哩呼噜地往前走的声音，只看见玛琳帽托上颤动的丝带子。过了几分钟，克莱又出现了，土坡上的人轮班儿该是伊茨·秀特。

“他回来了，”伊茨嘟哝着说；说的时候，他们能听出

来，她的嘴唇都叫那一阵的情感给烧干了。“俺也得像刚才玛琳那样，两只手搂着他的脖子，脸对着他的脸了。”

“这算得了什么？”苔丝急忙说。

伊茨没顾得理会苔丝的话，自己接着说：“凡事都有定时。拥抱有时，不拥抱有时；这阵儿是俺拥抱的时候了。”

“呸，这是‘圣经’啊，伊茨！”

“是啊，”伊茨说“俺在教堂里，就是爱听这种甜美的经文。”

克莱走到伊茨跟前了；在他那一方面，这番殷勤的四分之三，只是普通帮忙的性质罢了。她悠悠忽忽，伏伏贴贴地靠住他的肩头上，他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地抱着她向前走。他第二次又回来了，莱蒂那颗心跳动得差不多都把她的全身震荡起来。他走到这位红头发的女孩子跟前，把她抱了起来，但是他正抱莱蒂的时候，却瞟了苔丝一眼。这就等于说，“待一会儿，就只剩了你和我咱们俩个了。”就是她张开嘴说出这句话来，也不能比瞟这一眼表示得更明显。她脸上露出来心里领会了的意思，她不由得不得露出来。他们俩个已经心心相印了。

可怜的小莱蒂，虽然身子最轻，抱起来却顶麻烦。刚才玛琳好象一袋子面粉，一堆肥肉，沉甸甸、死板板的，克莱叫她压得简直要倒。伊茨伏住他身上，安安静静规规矩矩。莱蒂却是一团歇斯底里。

不过他也照样把这个不安静的女孩子抱过了泥塘，把她放住干地上，又转身回来了。苔丝能从树篱顶上老远看见她们三个人一簇儿站在前面他把她们放下的那个高地上。现在轮到她自己了。她和克莱的眼光鼻息一接近，却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刚才她看着她的伙伴们那么兴奋，她还笑她们呢，

却没想到轮到自己还更厉害，因此她就局促不安起来。她好像恐怕克莱看出他的真情，所以到了最后一分钟，她倒和克莱推让起来了。

“我比她们都轻巧，我想我也许能顺着这个土坡走过去，我自己走好啦，克莱先生，我恐怕你一定很累得慌啦！”

“没有的话，苔丝，没有的话。”他急忙说，差不多他自己还不觉，她就躺在他的怀中，头在他肩上了。

（哈代著，张谷若译《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6—198页）

◀评析▶这个场面人物集中，对比鲜明。作者采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通过“过河”一来一往的情节，如电影镜头远近交替，有条不紊地刻划了几位少女的形象，文笔中洋溢着喜剧的气氛。其中，玛琳的老成动情，伊茨的轻浮多情，莱蒂的幼稚痴情都与苔丝的真挚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对克莱的描写也很有特色。在与玛琳的对比中表现了他的外貌特征；伊茨和莱蒂的陪衬活动，透露出了他的心理；而他对苔丝的眉目传情的以及苔丝虽极力掩饰却又难抑自己的神色，则为两人之间诚挚的感情涂上了美妙的色彩。

礼拜开始了。

.....

这个基督教礼拜的主要部分做到这里就完结了。然而司祭有心安慰那些不幸的犯人，就在通常的礼拜以外再加上一个特殊的礼拜。那个特殊的礼拜是这样做的：司祭在一个铁匠的、包金的、由十支蜡烛照亮的画像前面站住，据认为，

这个（黑脸黑胳膊的）画像就是刚才经司祭吃掉的上帝。然后他开始用一种奇怪的、不知是唱歌还是说话的假嗓念出下面的说来：

“最可爱的耶稣啊，使徒的荣耀，我的耶稣啊，殉教徒的赞美，万能的主耶稣啊，我的最美的耶稣啊，拯救来找你的人，耶稣救主啊，饶恕我，从祷告里诞生的耶稣啊，拯救你所有的圣徒，所有的先知，我的救主耶稣啊，赐给天堂的快乐，热爱人类的耶稣啊！”

他念到这儿停一停，换口气，在胸前面画个十字，跪下去叩头，大家也都这样做。狱长、看守们、犯人们都跪下去。上边，那些镣铐响得特别频繁。

“天使的创造者啊，力量的主，”他接着念道：“最神奇的耶稣啊，天使们的惊奇，最有威力的耶稣啊，祖先的救主，最可爱的耶稣啊，族长们的赞美，最光荣的耶稣啊，沙皇的威力，至善的耶稣啊，预言的实现，最惊人的耶稣啊，殉教徒的力量，最谦和的耶稣啊，修士们的快乐，最慈悲的耶稣啊，神甫们的喜悦，最仁爱的耶稣啊，持斋人的克制，最亲切的耶稣啊，圣徒的欢乐，最纯洁的耶稣啊，童贞者的贞洁，开天辟地的耶稣啊，罪人的得救，耶稣，上帝的儿子啊，饶恕我。”最后，他总算念完了，在反复念“耶稣”的时候已经一次比一次声嘶力竭。然后，他伸出一只手来略微托起他的法衣的绸里子，弯着一条腿跪下去，叩头。唱诗班就开始唱他最后的那句话：“耶稣，上帝的儿子啊，饶恕我！”犯人们就匍匐在地上，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半边头发往后一甩，那些磨伤他们的瘦腿的脚镣就哗唧哗唧地响起来。

大家照这样做了很久。开头总是一套赞美词，结尾总是

那一句：“饶恕我”，然后换上新的一套赞美词，结尾改成另外几个字：“阿利路亚（原书注：希伯来语，赞美或感谢上帝的欢呼）。”紧跟着，犯人们住胸前画十字，跪下去，匍匐在地上。起先，每一次赞美以后，犯人们就跪拜，不过后来他们隔一次才跪拜，再后甚至隔两次了。……

（列夫·托尔斯泰著，汝龙译《复活》第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1—185页）

◀评析▶《复活》第一部中，有将近三章篇幅描写了“狱中礼拜”的情景，作者的这种安排是独具匠心的。这一节文字充满辛辣的讽刺味，以鲜明的对比和映衬的手法无情地鞭挞了沙皇专制统治下皇权紧密勾结，用奸诈的手腕残忍地镇压广大人民的罪恶实质。伴随着“饶恕我！”祈祷哀号声所响起的囚徒们阵阵挣扎的镣铐声这一细节描写，显示出一片令人毛骨悚然阴森可怕的气氛。这是对祭司累赘冗长、诘屈聱牙、声嘶力竭而又令人肉麻的“赞美词”的最好的注脚。

他面对着士兵站着，脸上在微笑，马枪在士兵的手里不住地抖动。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说。

中尉向前跨了一步，也激动得有点颤抖了。

“预备一瞄准一放！”

牛虻稍稍摇晃了一下，随即恢复了平衡。一颗没有定准的子弹擦破了他的面颊，一点点血滴在他的白领结上。另外一枪打在他的膝盖上边。火药的烟雾消散之后，士兵望着他，看见他仍旧在微笑，用残缺的手抹去脸上的血。

“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他说着；那响亮而又清晰

的声音，把那些可怜的士兵的目瞪口呆的窘态打断了。“再试一下看。”

士兵发出一阵共同的呻吟和颤抖。原先每个人都故意向旁边瞄准，暗中希望那致命的一弹不是从自己手里而是从旁人手里发出去的。现在呢，牛虻仍旧站在那儿，对他们微笑；他们只不过把行刑变成了屠宰，那可怕的一套反得从头做一遍。他们都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把枪口垂下来，无可奈何地听着军官们狠声的咒骂和斥责，用麻木的惶恐的眼光瞪视着那个已被他们枪杀但又还没有死的人。

统领向他们的脸上挥着拳头，发狂似的嚷着，叫他们立正，举枪，赶快把事情结束。‘他也已跟他们一样完全丧失“士气”了，再也不敢去看那个可怕的形象老是那么站着，站着，不肯倒下去。等到牛虻对他说话，那嘲弄的声音使他吓了一跳，而且簌簌发抖。

“今天早晨你派的这一队人真不行，上校！让我来试试看，看能不能使他们搞得象样些。来吧，伙计们！把你们的家伙举高一点，向左边移一移。啊呀，朋友，你手里拿的是马枪不是油锅呀！都对准了吗？那么来吧！预备一瞄准——”

“放！”上校向前一冲，抢先发出了最后一声口令。要是竟让犯人发口令去枪毙自己，那还象什么话呢！

又是一阵紊乱而无组织的排枪，随即那队士兵乱做一堆，大家簌簌发抖，睁着发狂似的眼睛瞪视着前面。其中一个甚至并没有发射，把家伙往地下一扔，就蹲下去低声哼起来：“我可不行——我可不行！”

硝烟慢慢散了，漂浮到空中和晨曦融成一片；他们看见牛虻已经倒下去了，可是也看出他仍旧没有死。最后一刹那间，士兵和军官们都呆呆站在那儿，好象变成了石像，眼睛

睁注视着那可怕的东西在地上扭动、挣扎。然后医生和上校同时叫了一声，冲上前来，因此牛虻已经拖着一条腿跪起来，而且仍旧面对着士兵在发笑。

“又打歪了！试试——再来一下看，孩子们一看一看成不成……”

他突然摇晃起来，随后就向一旁倒在草地上。

“他死了吗？”上校不敢出声地问；医生跪了下去，伸手摸摸那血淋淋的衬衫轻轻回答说：“我想是死了吧——谢谢上帝！”

“谢谢上帝！”上校跟着说，“到底完了！”

（艾·丽·伏尼契著，李俊民译《牛虻》第二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版第314—316页）

◀评析▶这是革命者牛虻英勇就义的悲壮场面。作者并没有用浓墨重彩去勾勒景物，而是紧紧抓住牛虻自始至终的微笑和坦然从容的心理，与那些行刑刽子手们的簌簌发抖的恐惧心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又戏剧性地让牛虻充当执行自己死刑的下令者，有力地嘲讽了刽子手们。这样就使牛虻性格的逻辑发展达到了高潮，深化了主题。

比喻、摹状、夸张

正在热闹哄哄的时节，只见那后台里，又出来了一位姑娘，年纪约十八九岁，装束与前一个毫无分别，瓜子脸儿，白净面皮，相貌不过中人以上之姿，只觉得秀而不媚，清而不寒，半低着头出来，立在半桌后面，把梨花简丁当了几声，煞是奇怪：只是两片顽铁，到她手里，便有了五音十二律似的。又将鼓捶子轻轻的点了两下，方抬起头来，向台下一盼。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响！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象一细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她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南，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

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她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刘鹗《老残游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16页）

◀评析▶“王小玉说书”是一段细腻逼真、文笔优美的场面描写，作者运用了一系列贴切，生动的比喻，尽情地摹神状态，铺叙夸张，使整个场面有声有色，活灵活现。每一个细节变化都如同放大的特写镜头展现在我们面前：忽而似异峰突起，险峻奇特；忽而似曲径通幽，回环曲折。这种跌宕起伏、抑扬有致的描写，大大增强了场面的形象性。作者还抓住人们听书时的心理神态，大力渲染气氛，烘托场面，通过侧面描绘来表现王小玉说书的艺术魅力，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更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那种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近，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怕世界上没有哪

个地方哪一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纺手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象飞机场上的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里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

（吴伯萧《记一辆纺车》见《散文特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评析▶ 纺线比赛大概是亘古少见的场面。作者没有采用工笔描绘的手法，而是运用粗犷的笔调，突出抒写了竞赛场面的“气派”，而这种“气派”正是生动地体现了艰苦创业的精神、体现了革命队伍的蓬勃朝气。引用、比喻、摹状等修辞手法的运用，短而齐的句式的穿插，丰富的联想，是作者粗犷笔调的有机组成部分。

于是华莱士伯伯开始唱了，顶小的那个，就是本奇——大概三岁——在那儿坐了一分钟光景，接着我瞧见他一下子跳起来，开始猛烈地踏着小步子，好象他的脚是两个小活塞。这时候那个男人也站起来邀他的妻子起舞，随后，人人都跳起舞来了——甚至我也跳起来；我一直跳到前台——那些白人阔佬儿们都站在走道里，他们的老婆使劲搂着陌生人，也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她们摘下珠宝手饰，扔到空中，可所有的穷人连瞧也不瞧，只管跳舞，你眼瞅着人们一个个疯狂一般大笑着，尽情享受这从未有过的欢乐。黑人教着白人步法，白人和黑人共舞，满堂座位都空了，人们涌上台来跳。这时后台别的歌手们也出来了，开始给华莱士伯伯伴唱，我们全都跳啊舞啊，我们所有的人啊，在这整个喧嚣和大笑之上回荡着华莱士伯伯和他那两只吉他的声音，他的歌声把一

一切都淹没了。

跟着空气变了；你觉得出来。它完全不象空气了，它开始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象香水似的，人们开始顺着走道通向台来，台上跳舞的人也都转过身，围绕着华莱士伯伯，每一个人，在这广厦中的每一个人都呜咽着，号啕着，泪飞如雨，染污了脂粉，哭肿了眼睛。我听到华莱士伯伯的歌声从来没有那么震耳，人们朝他冲过去，他们大哭大笑，象教堂里陷入精神恍惚状态的人一样，又好像大厅里所有的人都上了舞台，争着挨近他，好摸着他，抓住他的手，摇晃着，紧紧地拥抱他，甚至吻他，就在这时候，歌声停止了。

我推开人群挤到他椅子跟前，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他的两只吉他都裂开了，弦断琴碎。华莱士伯伯坐在椅子上，弓着腰，脸贴着膝盖。这真奇怪极了，他那样子，象一个旧的、扎破了的黑气球，气已经跑光了。他全身上下都好好的，然而确实是死了。

（威廉·梅尔文·凯利著，林昭译《呐喊之歌》见《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08—509页）

◀评析▶这一节文字是黑人歌唱家华莱士伯伯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唱的场面。它在作品中属尾声部分，也是小说情节发展的最高潮。用夸张、摹状映衬和“通感”的艺术表现手法渲染气氛、刻画人物是该场面描写的特色。音乐厅内“大笑”、“狂舞”、“喧嚣”、“呜咽”和“号啕”的情景，显示了华莱士演唱的惊人艺术魅力，寄托了作者本人要求实现“白人与黑人共舞”——彻底铲除美国社会中不合理的种族歧视这一光辉的理想。“空气变了……它开始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象香水似的”，这是借助“通感”的修辞手段将

听觉转换为味觉，称赞了华莱士歌声的隽永与悠美，表现了“我”身临其境的幸福感受。“吉他”这一细节描写具有象征意义，表现了华莱士伯伯为争取黑人解放的彻底献身精神。整个场面描写洋溢着激昂壮烈的气氛，有强烈的抒情性，渗透着黑人作者威廉·梅尔文·凯利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力。

白 描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默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前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之，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复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

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窃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司马迁《项羽本纪》见《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评析▶这是一个在酒池肉林中闪现着刀光剑影的宴会场面。这里，作者用的是白描的手法，却取得了浓烈厚重，纷复而多层的油画画面效果。

作者写了刘邦致谢辞后，项羽迟疑。于是范增以“数目”“举所佩玉玦以示者三”的小动作暗通项王，紧接着项庄拔剑起舞，项伯又拔剑起舞，张良召樊哙，樊哙带剑拥盾闯入……这里作者选择了最能表现各个人物的动作和语言，将之放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来表现，人物的每一举动之后都引出一种新的情况，新的情况又逼着每人作出新的行动和抉择，正是人物的这种迅变的行动和抉择，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形成了整个场面纷纭突变的形势和紧张肃杀的气氛。

只见远远地黑凛凛一大汉，吃得半醉，一步一颠撞将来。杨志看那人时，形貌生得粗陋。原来这人是京师有名的破落户泼皮，叫做没毛大虫牛二，专在街上撒泼、行凶、撞闹，连为几头官司，开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满城人见那厮来都躲了。

却说牛二抢到杨志面前，就手里把那口宝刀扯将出来，问道：“汉子，你这刀要卖几钱？”杨志道：“祖上留下宝

刀，要卖三千贯。”牛二喊道：“甚么鸟刀，要卖许多钱！我三十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鸟刀有甚好处，叫做宝刀！”杨志道：“洒家的须不是店里卖的白铁刀，这是宝刀”。牛二道：“怎的唤做宝刀？”杨志道：“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杀人刀上没血。”牛二道：“你敢剁铜钱么？”杨志道：“你便将来剁与你看。”

牛二便去州桥下香椒铺里讨了二十文当三钱，一剌儿将来放在州桥栏干上，叫杨志道：“汉子，你若剁得开时，我还你三千贯。”那时看的人，虽然不敢进前，向远远地围住了望。杨志道：“这个直得甚么？”把衣袖卷起，拿刀在手，看的较准，只一刀，把铜钱剁得两半，众人都喝采。牛二道：

“喝甚么鸟采！你且说第二件是什么？”杨志道：“吹毛得过：扣把几根头发，望刀口上一吹，齐齐都断。”牛二道：

“我不信。”自把头上拔下一把头发，递与杨志，“你且吹我看。”杨志左手接过头发，照着刀口上尽气力一吹，那头发都做两段，纷纷飘下地来，众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牛二又问：“第三件是甚么？”杨志道：“杀人刀上没血。”

牛二道：“怎么杀人刀上没血？”杨志道：“把人一刀砍了，并无血痕，只是个快。”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来剁一个人我看。”杨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杀人？你不信时，取一只狗来杀与你看。”牛二道：“你说杀人，不曾说杀狗！”杨志道：“你不买便罢，只管缠人做甚么？”牛二道：

“你将来我看。”杨志道：“你只顾没了当，洒家又不是你撩拨的！”牛二道：“你敢杀我？”杨志道：“和你往日无冤，昔日无仇，一物不成两物，现在没来由杀你做甚么？”

牛二紧揪住杨志说道：“我偏要买你这口刀。”杨志道：

“你要买，将钱来。”牛二道：“我没钱。”杨志道：“你没钱，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这口刀。”杨志道：“我不与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杨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交。牛二爬将起来，钻入杨志怀里。杨志叫道：“街坊邻舍，都是证见：杨志无盘缠，自卖这口刀，这个泼皮强夺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这牛二，谁敢向前来劝。牛二喝道：“你说我打你，便打杀直甚么？”口里说，一面挥起左手一拳打来，杨志霍地躲过，拿着刀抢入来，一时性起，望牛二嗓根上搠个着，扑地倒了。杨志赶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连搠了两刀，血流满地，死在地上。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第139—141页）

◀评析▶通过这段场面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活脱脱的市井流氓的无赖形象。整个场面以牛二寻事生非开始，以杨志怒杀泼皮告终，处处充满了戏剧性。作者把白描手法运用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上，让人物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自然而然的展现性格。对话朴实而又生动，动作形象而又具体，特别是牛二那种百般刁难，撒泼耍赖的神态，被刻划得维妙维肖，淋漓尽致，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桔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买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上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

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桔子望走了。过铁道时，他将桔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着桔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桔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上，我的眼泪又来了。

（朱自清《背影》，《散文选》第一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439页）

◀评析▶这里写的是作者与父亲分别的场面。象这样的送别，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每时都有，却很少为人注意，即使注意了，往往又说不出。而朱自清却通过父亲去买桔子时一系列迂缓动作的描写，用白描的手法，娓娓叙来，表达了“我”对劳碌奔波一生的父亲的无限深情，真是感人至深。

“我的父亲脸色变得煞白，眼神惶乱，憋着嗓门一顿一顿地说：

“‘啊！啊！好……很好……这并不令我惊奇……谢谢您，船长’

“说完他就走了，船长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走开。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脸容大变，我母亲赶紧对他说：

“‘快坐下，别叫他们几个发觉出了什么事。’

“他跌在长凳上，结结巴巴地说：

“‘是他，就是他！’

“他接着问：

“‘咱们怎么办呢？’

“她马上回答：

“‘应该把孩子们领开。既然约瑟夫全知道了，那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尤其小心别让咱们女婿觉察出来。’

“我的父亲显得很颓然。他嘟囔着说：

“‘真是飞来横祸！’

“我的母亲突然暴怒起来，她说：

“‘我一直就料到，这个贼不会有出息，他早晚要回来拖累我们！对达佛朗什家的人还能有什么指望吗！……’

“这时我的父亲用手抹了抹脑门，就象平时受到自己妻子责备时所做的那样。

“我母亲又添上说：

“‘你现在就把钱交给约瑟夫，让他去付清牡蛎的钱。要是被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就不好了。那在船上可就有好戏看了。咱们到那头去，别让这个家伙挨近我们！’

“她站起身来，给了我一枚五法朗的银币，他们就走开了。”

（莫泊桑著，郑克鲁译《我的叔叔于勒》见《外国短篇小说》中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337—338页）

◀评析▶这是菲力普和他的妻子克拉丽丝携带儿女和女婿到哲赛岛旅游，在轮船上意外地发现他的弟弟于勒时张惶场面的描写。作品中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方法，在此之前，先极力渲染菲力普全家对于勒喜形于色的盼望，构成悬念；而这里当一切真相大白时，菲力普惊慌失措的举止和克拉丽丝暴怒的咒骂与憎恶，“使人情世态真相毕露。”这一场面描

写采用了简洁的白描手法，着重借助人物的对话以及菲力普与克拉丽丝的对比透露出人物的心理，在讽刺性的笔调中表现出菲力普夫妇的狼狈窘态和冷酷无情。

设置悬念

不一时，只见三个妈妈并五六个丫环拥着三位姑娘来了：第一个肌肤微丰，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儿，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个皆是一样的装束。黛玉忙起身迎上来见礼，互相厮认，归了坐位，丫环送上茶来；不过叙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请医服药，如何送死发丧。不免贾母又伤感起来，因说：“我这些女孩儿，可疼的独有你母亲，今一旦先我而亡，不得见面，怎不伤心？”说着携了黛玉的手又哭起来；众人都忙相劝慰，方略略止住。

……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掉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23页)

◀评析▶这是一个有声是色的场面描写。作者简要介绍宁府的环境和成员，却不用静止的描写，而是巧妙地通过黛玉初进宁府那种小心而细腻的眼光，用鲜明对比的手法，把众姐妹一一介绍出来。而所有这些人物，同时又作了重点人物王熙凤出场时的陪衬。

有了前面的对照，作者犹嫌不足，又再次渲染了气氛，接着写了凤姐的高声笑语，使读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对这一不同凡响的人物，产生同黛玉一样的疑惑，从而构成悬念。到这里为止，作者把读者所有的注意力都引聚到一个光点上——凤姐身上，才正面描写了她。正因为凤姐出场前，作了如此精巧的布局，如此生动的渲染、烘托，所以凤姐出场后，只用了寥寥几十个字的精彩笔墨，就写出了凤姐言行异众，彩绣辉煌的形象，收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

船队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龙大爷往船篷外一看；唉呀？天大的怪事啊？天上没有下一滴雨，荷花嘴却陡然间有几尺深的水了。龙大爷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骨碌翻身跃起，站在船头俯身察看。现实生活真比神话还神奇？只听得船下波浪碰波浪，船上几个金边花碗往水里滚，水里的黄辣鲇鱼咕咕地叫，光屁股孩子往水里扑。水势越来越大，搞得人眼花缭乱。船队好些妇女也在又惊又喜地叫喊，原来昨天晚上在干润的河床上晾着露着的衣裳、鞋子及青菜等东西都浮在浑浊的水面了。不少妇女、小孩跳下水去追捞。霎时间，船上、水里，响着一片热烈的笑声。龙大爷吃惊不已，连声问旁边船上一个人：“这是不是在做梦？”那人没有回答，却使劲地掐了一下自己的肌肉，大概也在判断是不是

在作梦。

篷船上的人，不分大小，都欢呼起来：“真是稀奇事呀？水从哪里来的呀？天上并没有下雨呀！”

（谢璞《荷花嘴奇遇》见《无边的眷恋》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第198页）

◀评析▶干涸了的荷花嘴，陡然间有了几尺深的水，对于盼水心切的龙大爷来说，不啻是一桩特大的喜事。这突如其来的喜事使得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作者借龙大爷因兴奋而迷离恍惚的眼睛描写了这一欢腾的场面。船上、水里，一片惊喜的叫喊，一片热烈的笑声，老人、妇女、小孩惊喜的神情，跃然纸上。

水，从何而来？整个地面描写，使读者越来越想知道这个答案，有力地促进了情节的发展。

“不用说了，”忽然有一个人回答。“关于这一点，归我来回答？”

于是那个身披红斗篷的人走了过来。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谁？”米莱狄叫唤起来，她的嗓子被恐怖窒息得说不出来，她的头发散开了，并且如同有生命的一样，在她那青灰色的头上倒竖起来。

每一个人的眼光都落到了那个人的身上，因为除了阿多斯以外，对于大家来说，他是个陌生人。

（大仲马著，李青崖译《三个火枪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820页）

◀评析▶“这个人是谁？”这是米莱狄的发问，同时也是所有目睹者急切想了解的问题。一个不明身分的陌生人的出现，给米莱狄带来了疑惧惊恐，让每一个人的眼光都流露

出了诧异的神色。这一戏剧性的悬念，使故事骤然地紧张起来，造成了情节的起伏跌宕，牢牢地扣住了读者的心。

一幅油画。叶戈里雪夫出神地望着它，象是着了迷。他的身影，映在油画上。画面上的线条，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了。这幅风景画的大致轮廓，只能依稀可辨，而画家的艺术构思，也勉强得以捕捉。

这幅风景画，画的是蜿蜒起伏的群山中，一个明丽的早晨。平心而论，这与其说是高山峻岭，还不如说是杂草丛生的岗峦，因为看不见树木，显得光秃秃的。山岗脚下，清彻见底的小河流水，欢快地跳跃着，奔腾着。银色的水花，在桔黄色的晨曦中，辉映着绚丽的光泽，时隐时现，一霎时，便融化在潺潺流水之中，同欢快跳跃的涟漪一起消失。这种幻觉，只是叶戈里雪夫才能感受到。他甚至觉得，在这种和平的景色中，在崖边蓝色的帐篷里（风把这些帐篷吹得圆鼓鼓），在水心翻倒的扁舟上，在乱蓬蓬的山楂树下，是一种奇特的、令人捉摸不安的东西。于是，血红的霞光也变得有些吓人了，而那些千姿百态的朵朵白云，也仿佛镶嵌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凝滞不动，似乎正体验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惊慌

.....

叶戈里雪夫走近油画，眯起眼睛，仔细端详。.....

“您看什么？那么认真！”多尔科夫问，他双手端着茶炊，从叶戈里雪夫旁边擦身而过。

叶戈里雪夫没有注意到多尔科夫。他继续凝视着那幅画，说得确切一点，是凝视着油画的右下方。那里有用奔放的笔体，写的几个字：“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这几个字，吸引了叶戈里雪夫的注意。他伸出一只手，轻轻地在上面

面摸了摸。它们没有消失，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模糊不清。那清晰可见的字迹，同戈叶里雪夫刚才所看到的一样真切。是的，他没有搞错。而这一切，又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既不现实，又不可思议。但是，叶戈里雪夫自己也明白，他不是做梦。这幅画，显然不是幻觉，而是真实存在的。它被人用自制的镜架装置好，就挂在眼前的墙壁上。它的作者是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

（〔苏〕伊·戈洛索夫斯基著，王庚虎译《爱》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评析▶这一段文字是小说的“开场白”，作者运用了实景和幻觉相交织的艺术手法，透露了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在这一场面上弥漫着一种扑朔迷离的沉郁的气氛，为通篇的描写奠定了基调。另外，作者借助主人公的目光突出地点出了画面右下方“马特维·斯特罗加诺夫”的题名，为作品情节的敷展设下了悬念。

多种表现方法的综合运用

那一阵风过处，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闪在青石边。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掙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武松只一躲。躲在一边。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武松却又闪在一边。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哨棒，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

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揪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被武松尽气力纳定，那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往大虫面门上、

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挡着一个锦皮袋。

当下景阳冈上那只猛虎，被武松没顿饭之间，一顿拳脚，打得那大虫动弹不得、使得口里兀自气喘。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棒槌，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槌又打了一回，那大虫气都没了，武松再寻思道：“我就地拖得这死大虫下冈子去”。就血泊里双手来提时，那里提得动，原来使尽了气力，手脚都苏软了。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3—275页）

◀评析▶武松打虎是一个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的场面。作者一开始就极力渲染气氛，充分描绘老虎的威风，精心安排哨棒折断的细节，为武松赤手空拳地打死猛虎作了合理的铺垫，从而突出了武松的神威，烘托了打虎英雄勇猛无畏的性格。

人物神态、动作的刻划，更是这段场面描写的生花之处。老虎的“扑、掀、剪”形象地抖出了这头猛兽的凶残，武松打断哨棒的动作细致地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心理。整个场面基本上是白描。但人物动作略带夸饰，武松打虎的形象可感而又可见，有强烈的立体感。

大家都已一堆一堆的在坟尖上站住，我就跑到 T 君旁

边，拖着他的臂站下，说：

“要杀头了！要杀头！”

“要杀头了！要杀头了！”T君和着说。

我的眼用力的睁着，光芒在四面游荡，寻找着那秃头。

果然，那秃头来了！赤着背，反绑着手，手上插着一面旗。一阵微风，旗儿“轻柔而美丽的”飘扬着。

一柄鲜明的大刀在他后面闪耀着。

“他哭吗？他忧愁呢？”我问T君说。

“没有，——还忧愁什么？”T君看了我一眼。

“壮哉！”

只见——只见那秃头突然跪下，一个人拔去了他的旗子，刀光一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好！”的一声，秃头象皮球似的从颈上跳了起来，落在前面四五尺远的草地上，鲜红的血从空颈上喷射出来，有二三尺高，身体就突的往前扑倒了。

“啊，咳！啊，咳！……”我和T君战栗的互抱着，仿佛我们的颈项上少了件东西。

鲁彦《柚子》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1918—1949》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75页）

◀评析▶这是一个解放前旧军阀杀人的场面。它揭露了旧社会反动军阀的残暴罪行。作者善于剪裁，把对话描写，行动描写和心理刻划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整个场面笼罩着恐惧的气氛，而这与彼时彼地的情境是完全吻合的。

在平陆县城外的圣人涧，四堆大火越烧越旺，人流如春潮，数不清的手电光点缀着夜空，活象国庆夜首都天安门前美丽的探照灯光。郝书记、郭县长等都亲赴现场来了。

“看，天上有个亮灯下来了！”突然谁叫。

“那是降落伞，那是神药！”

几千双手高高地举起来，谁都想把这一箱药擎住！人们向飞机、向降落伞此起彼伏地欢呼！

降落伞带着闪闪的亮灯向下飘落！人流跟踪着飘下来的降落伞，跑啊！跑啊！郭逢恒县长向降落伞跑去，劈面碰见了蒲剧演员杨果娃，这是个十六岁的女孩，唱小旦的。她的脸上还抹着红粉，戏装也没卸，全是舞台上那个打扮呢！

“果娃！你怎么也跑来啦！”郭县长问她。

“看戏的人都来啦，我怎么不来，来接毛主席送来的神药哇！”说着她又赶快向降落伞跑去。

降落伞带着药箱安全地着陆了，安装在药箱四周的电灯仍然闪闪地亮着。寨头管理区的社员最先抱住了药箱！几千人簇拥着这一箱药，你刚扛了两步，他抢过去又扛在肩上

……

交通局派来的最好的司机沈宽亮驾着一辆最好的汽车，早已等在县委门口。药箱放在车上，车就打开油门，向五十里外的张村医院飞奔。俗话说：平陆不平沟三千。这里的山路狭窄崎岖，极端难行，汽车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抛锚。沈宽亮早把汽车做了仔细的检修，可是他还在想：

“万一出了毛病，我就扛着它送去！”

（王石、房树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见《散文特写选》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7页）

◀评析▶特写《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是由一个一个的场面描写连缀而成的，它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关怀、爱护，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迎接“神药”的场面就很生动地表现了这个主题。作者是如何写

这样场面的呢？首先，作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书记、县长、演员、社员、司机；其次，表现方法是多样化的，把景物、对话、心理、行动、细节诸手法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些描写既有一般，又有个别，这就把那场面表现得既热烈、又实在，有表有里，有点有面，纷繁多姿。

华代尔夫人走在这一大队人马的后面，挽着她另一个女婿的父亲，七十二岁高龄的拉都尔·伊弗林侯爵的手臂；她不是在迈步走着，而是在拖着自己的身子往前挪动。看样子，她每向前走一步随时都有昏晕过去的可能。你真的感觉到她的脚好象粘在天堂砖地上面，她的两条腿拒绝前进，她的心在胸膛里跳着，象一只野兽想逃出樊笼。

她瘦了。一头白发衬托出她的面色分外铁青，脸庞分外消瘦。

她朝前观望，为了避免着任何人，也许为了可以一心思忖她自己的痛心事故。

然后乔治·杜·洛瓦来了，和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老太太一起。

他扬着头，眼睛朝前望着绝不转动，在他微微皱起的眉毛下眼光显得严厉，他的小胡子仿佛怒生唇边，大家都认为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他态度傲慢，身体苗条，腿儿挺得直直的，一套礼服非常合身，上面一滴血也似的东西，那是勋章的一条红色勋带。

接着尾随而来的是一些亲属：罗丝和上议员李索林走在一起，罗丝结婚已有六个星期了；拉都尔·伊弗林伯爵伴着贝尔丝慕尔子爵夫人。

最后，是一队奇形怪状的队伍，一些经杜·洛瓦向他新

家庭介绍过的戚友们，全是些巴黎五花八门各社会中的闻名人物，只须五分钟工夫彼此便成了知己；那里面，你可以找到几个暴发户的远房姑表弟兄，名声狼藉，衰败了的破落绅士，有的是结过了婚的，那就更糟糕了。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德·贝尔微涅先生，德·班却林侯爵，德·拉弗奈尔伯爵和伯爵夫人，德·拉模拉诺公爵，喀拉凡诺亲王，德·斐阿利骑士；此外是华代尔客人，德·甘尔孜亲王，德·斐拉西纳公爵和公爵夫人，美丽的德·都纳侯爵夫人。华代尔夫人的几位亲戚，在这一群队伍当中依然保持着外省人的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样儿。

大风琴鸣个不休，从那庞然大物的亮油油的喉管里送来了一声声响亮的有节奏的音调，对着上苍叫出了人间的喜乐和痛苦。进口的两扇大门给关上了，堂内顿时黑下来，好似太阳被逐出了门外。

现在，乔治靠着唱经台，跪在他妻子旁边，面对着烛火辉煌的祭台。但吉尔的新任主教手执法杖，头戴法冠，从更衣室里走出来出现在大众面前，用神的名义把他们俩结为夫妇。

他问了几句照例的话，交换了指环，宣读了象锁链一样把俩个人牵系在一起的祝词，然后对新夫妇发表一篇富有基督精神的训话。他大吹大擂，谈了半天夫妇应该彼此互相忠实；主教又高又胖，是一位这一类的漂亮司铎，他的全副尊严都在他那个大肚皮上面。

一阵啜泣声引得几个人掉转头来，华代尔夫人两手捂住面孔在哭。

她不得不让步了。她有什么办法呢？可是，自从那天她女儿回家来了之后，她把她赶出她的房门拒绝和她拥抱，自从那一天乔治重新出现在她面前向她致敬，她低声对他道：

“您是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最最不堪的一个，再也别跟我说话了，因为我绝不会回答您！”自从那一天起，她伤心得无法克制，怎么也安定不下，她恨苏姗娜恨得入骨，是刺心的嫉妒与强烈的爱欲交织而成的仇恨，是奇异的母亲与情妇的嫉妒啊！不可告人的，残酷的，象火烧似地正在流着鲜血的伤痕。

现在，一个主教出来，在教堂里面，对着两千来宾，对着她自己，把她的女儿和她的情夫结合在一起！而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得？她不能阻止这件婚事？她不能高声叫道：

“可是，他是我的呀，这个男人！他是我的情人。您降福祝贺的这两个人的结合是不名誉的呀！”

好几个女人被感动了，低声道：“您瞧，可怜的妈妈，激动得很呢！”

主教高声道：“你们是人间的幸福宠儿，你们是最富有、最受人尊敬的人士。您，先生，您才能出众，您写作，您指导，您规劝，您领导群众，您的使命是伟大的，您将为万世的师表……”

杜·洛瓦听他说着，骄傲得如痴如醉。一个罗马教会的高级教士，对他，对他说这样的话！他觉得在他身后一大群人，一大群赫赫有名的人为他来到这儿。他仿佛感到有一种力量推着他向前，推着他高升。他，他，坎特雷两个穷乡下人的儿子，成了这一世界的一个主人翁。

（莫泊桑著，任起萃、任婉筠译《漂亮朋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401页）

◀评析▶作者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通过人物入场、看客议论、风琴奏鸣、主教演说等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以及对杜·洛瓦和华代尔夫人表情的细微刻画，描绘了杜·洛

瓦和华代尔小姐的婚礼场面。作为情夫和女婿的杜·洛瓦，陶醉在这象征着高升和胜利的场面里；作为情妇和岳母的华代尔夫人却被这喜庆场面激起不可名状的嫉妒、痛苦和仇恨，一喜一悲的鲜明对比，揭示了杜·洛瓦作为资产阶级英雄的淫荡无耻与野心勃勃的性格特征，暴露了这个社会道德沦丧、政治腐败的黑暗现实，突出了小说批判现实的主题。

这时候，他们远远望见郊野里有三十四架风车。堂吉诃德一见就对他的侍从说：

“运道的安排，比咱们要求的还好。你瞧，桑丘·潘沙朋友，那边出现了三十多个大得出奇的巨人。我打算去跟他们交手，把他们一个个杀死，咱们得了胜利品，可以发财。这是正义的战争，消灭地球上这种东西是为上帝立大功。”

桑丘·潘沙道：“什么巨人呀？”

他主人说：“那些长胳膊的，你没看见吗？有些巨人的胳膊差不多二哩瓦长呢。”

桑丘说：“你仔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上面胳膊似的東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吹动了就能推转石磨。”

堂吉诃德道：“你真是外行，不懂冒险。他们确是货真价实的巨人。你要是害怕，就走开些，做你的祷告去，我一人单干，跟他们大伙儿拼命好了。”

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他侍从桑丘大喊说，他前去冲杀的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他满不在意，横着念头那是人，既没听见桑丘叫喊，跑近了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嘴里嚷道：

“你们这伙没胆量的下流东西！不要跑！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

这时微微刮起一阵风，转动了那些庞大的羽翼。堂吉诃德见了说：

“即使你们挥舞的胳膊比巨人布利亚瑞欧的还多，我也要 and 你们见个高下！”

他说罢一片虔诚向他那位杜尔西内娅小姐祷告一番，求她在这个紧要关头保佑自己，然后把盾牌遮稳身体，横托着长枪飞马向第一架风车冲杀上去。他一枪刺中了风车的翅膀；翅膀在风里转得正猛，把长枪迸作几段，一股劲把堂吉诃德连人带马直扫出去；堂吉诃德滚翻在地，狼狈不堪。桑丘·潘沙趑驴来救，跑近一着，他已经不能动弹，驽骍难得把他摔得太厉害了。

桑丘说：“天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仔细着点儿，那不过是风车，除非自己的头脑给风车转糊涂了，谁还不知道这是风车呢？”

堂吉诃德答道：“甬说了，桑丘朋友，打仗的胜败最拿不稳。看来把我的书连带书房一起枪走的弗瑞斯冬法师对我冤仇很深，一定是他把巨人变成风车，来剥夺我胜利的光荣。可是到头来，他的邪法毕竟敌不过我这把剑的锋芒。”

桑丘说：“这就要瞧老天爷怎么安排了。”

桑丘扶起堂吉诃德；他重又骑上几乎跌歪了肩膀的驽骍难得。他们谈论着方才的险遇，顺着往拉比塞峡口的大道前去，因为据堂吉诃德说，那地方来往人多，必定会碰到许多形形色色的奇事。

（塞万提斯著，杨绛译，《堂吉诃德》第八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3—55页）

◀评析▶这段富于喜剧性的场面描写，是小说的精彩部分，熔合了多种艺术手法。整个事件是荒诞不经的，主人公

也充满了奇情异彩：疯疯颠颠，对现实世界视若无睹。如果说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是个一听到“骑士”就失常的人物，那么这一段就作了十分形象的说明；并且这种滑稽不是外在的，而是内涵的，就象小丑在舞台上一脸严肃逗人发笑。对比的运用，也给作品增添了传奇色彩；文中的两个人物，一个务虚，一个求实，性格相反，相映成趣，更鲜明地烘托了主人公的痴迷可笑。另外，戏拟骑士的神态举止，语言的个性化，也都有助于人物的刻画和主题的深化。

谈 场 面 描 写

优秀的文学作品给我们描绘了众多真实而精彩的场面。这些场面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一定的生活和行动的环境，并努力使人物“活”了起来，读者从中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进而深刻认识作品的思想意义。一旦作品缺乏这种生动活泼的场面，作品中的人物便失去生活与行动的环境，情节将无法展开，矛盾冲突便无法构成，作品就不可能塑造出丰满的艺术形象，因而也就不会有感人的力量。“为了表现典型性格，需要典型环境，这环境必须有力量把性格引入行动，必须创造条件使性格能全面表现出来。”（屠尔金《戏剧冲突和性格》）所以说，场面描写的优与劣，对文学作品，尤其是对叙事性文学作品至关重要。

· 场面是情节发展过程的基本单位，是文学作品中人物与人物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环境中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生活画面。场面描写就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生活画面的描写。

场面描写与景物描写不同。景物描写是“静态”的描写，而场面描写不只是“静态”的描写，主要还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动态”的描写。场面描写有时以特写镜头来表现，有时既有全场的鸟瞰，又有个别人或个别事的特写。

小说《信任》（陈仲实）有个罗坤气急打了儿子一巴掌的场面：

打井工地上，木杠，皮绳，镢，锨，胡乱丢在地上，临近的麦苗被攘践倒了一片，这是欧斗过的迹象。打井

工地空无一人，井架悄然撑立在高空。

从临时搭起的夜晚看守工具的稻草庵棚里，传出轻狂的说话声。罗坤转到对面一看，三儿子罗虎正和几个青年坐在木板床打扑克哩。

罗坤盯着儿子：“你和大顺打架来？”

儿子应道：“嗯！”

罗坤问：“他欺侮你来？”

儿子不在乎：“没有。”

“那为啥打架？”

于是，儿子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前后经过，他不隐瞒自己寻事挑衅的行动，倒是敢作敢当。

罗坤的脸铁青，听完儿子的述说，冷笑着说：“是你寻大顺的事，图出气！”

儿子拧了一下脖子，翻了翻眼睛，没有吭声，算是默认。那神色告诉任何人，他不怕。

罗坤又问：“我在家给你说的话忘咧？”

“没！”儿子说，“他爸四清时把人害扎咧！我这阵儿不怕他咧！他……”

罗坤在也忍不往，听到这儿，一扬手，那张结满茧甲的硬手就抽到儿子白里透红的脸膛上——

“啪！”

儿子朝后打个闪腰，把头扭到一边去。

罗坤转过身，大步走出井场，踏上了暮色中通往村庄的机耕大路。

在这个“训”子场面中，作者勾画了打架事件发生后打井工地的“静”景，是鸟瞰；着重描写了罗坤父子的对话，罗虎不以为然的神态，罗坤气头上忍不住打了自己的儿子，这

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动”景，是特写。这就是作品中的人物和人物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环境中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生活场面。

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场面描写是为展开人物性格和表现作品主题服务的。而从描写手段的运用来看，作用则各有所侧重：有的场面描写悉力刻画人物，或粗勾，或细描，用各种描写方式和手段让人物在场面中充分展开活动；有的场面描写刻意渲染气氛，或喜悦，或悲怆，让人物在一定气氛的环境中真实地展现自己的性格；有的场面描写致力推动情节，或伏笔，或悬念，让人物的性格发展和事件变化过程紧相衔接，符合特定的生活规律；有的场面描写着意突出主题，或明示，或暗点，让人物在活动中完成自己的使命，将作者的倾向在具体的场面描写中自然流露出来。

刻画人物的场面描写最常见。

《窗口》（莫伸）有一个铁路局各工种技术表演团作首场表演的场面：

我和老石匆匆赶去，表演已经开始了。宽敞的大厅里，黑压压的人群鸦雀无声。忽而爆发出一阵急雨般的掌声，夹杂着叫好和惊叹。

立时，我们也被吸引住。参加表演的都是铁路局上万名职工中选出的尖子。不少有两鬓染白的老铁路，也有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出台的竟是一位姑娘。而且我马上惊讶地认出，她就是那位列车上相遇的姑娘。

领队同志介绍说，她是某车站的售票员，（这和大伙儿当时的猜测多不同啊！）表演项目是流利回答全国任何一个大站的里程与票价。

假设的旅客是一位小伙子，他满不在乎地望着对方，似乎有些不信服：“请问从你站出发，到银川里程多少，票价多少？”

尾音未落，姑娘顺口答出：“里程一千四百六十公里，票价二十五块八。”

小伙子怔了一下，认真起来。他拿过一本全国铁路示意图，又试探地问：“到株洲呢？”

“一千九百公里，票价二十九块三。”

会场上响起了一片掌声。一位干过多年售票工作的老头很感兴趣地凑上前：“大站你能报，小站行不行呢？”

“没把握。”姑娘脸红了，谦虚地说：“试试吧。”

“鹰厦线西河口？”

“一千六百八十二公里，票价二十八块三。”

“黔桂线冉家林？”

“一千一百公里，票价二十三块六。”

老头不问了，兴致勃勃地侧着头：“你叫什么名字？”

“韩玉楠。”

“参加工作几年了？”

“三年。”

“三年？！”老头吃惊地睁大眼，待到领队同志证实了这一点，他转身朝着大伙儿，兴奋地举高双手，

“了不起！了不起！我干了一辈子售票，这是头一回碰见状元啦！”

没等大伙儿拍手，表演团领队又大声说：“小韩同志还能熟练报出局管内一、二等站的各次列车到开时

间，下面继续表演！”

掌声热烈地响起来了。

这个表演场面刻画的是韩玉楠。场面通过人物的回答，表现韩玉楠是个难得的业务尖子。韩玉楠对答如流，使小伙子“怔了”，使老头子“吃惊地睁大眼”，全场响起一片掌声。虽是简笔勾勒，人物却栩栩如生。

场面描写要求通过人物活动渲染出全场的气氛。不同的文学作品，由于基调不同，场面的气氛会有不同。即使一部作品，因为作品中人物的境遇变化，也会形成若干不同气氛的场面，或恬静，或紧张，或欢乐，或忧郁，或悲中有喜，或喜中有悲等等。这些不同气氛的场面都应当根据主题的需要来构思。

《月兰》（韩少功）开章便说：“长顺家的灾祸，是由四只鸡引起的。”当四只鸡被药死后，家里的油盐钱断了，孩子上不了学了，又是检讨，又是罚款，又遭到丈夫打骂。月兰被一遍再逼，终于自杀。在月兰尸体被捞上来这个场面里，细写了两脚是泥的长顺抱尸痛哭，拳头把自己脑袋捶得咚咚直响，诉说月兰的贤德；描写了海伢子哭妈的惨象：孩子从口袋里掏出几条泥糊糊的小鱼，放在妈妈身上，“妈呀，你看，我已经学会捉鱼，我会有钱买课本上学了，我再不找你闹了！”描写我收到月兰临死前替自己洗好、补好、叠好的灰上衣，“我心里象挨了狠狠一记鞭子，双手把衣紧捏成一团，鼻根发酸，泪水涌满了眼眶。”场面中，“围观的人都在擦泪”，“树上一只乌鸦哇地怪叫一声拍打着翅膀飞远了。”通过对人物与景物的浓抹淡画，把读者带入悲苦的气氛中，使读者感受强烈，认识深刻。

场面既然是构成情节的基来单位，每个场面都应当是情

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场面描写都应当在衔接和推动情节方面起作用。我们应当根据人物性格的发展，不断转换场面，让故事延续下去。

《信任》的若干描写，是根据塑造罗坤这个形象而安排，沿罗坤解决打架事件的过程而设置。《窗口》的若干场面描写，是为表现韩玉楠这个形象而安排，沿韩玉楠思想变化而构思，开章接连用两个场面写她业务稔熟，是为了突出她性格转变中主要之点——“思想感情一变，为旅客服务的点子也稠子”。孙犁的《荷花淀》写了一个女人们在白洋淀中与日本鬼子遭遇的场面，接着引出一个荷花淀里的战斗场面，游击队击沉敌船，全歼敌寇。由上一个场面，引出下一个场面，场面与场面衔接很紧，使故事发展得自然而跌宕有致。

《人到中年》（湛容）为表现陆文婷忘我精神，置“超负荷”于不顾，加紧“运转”，在第二部分设置了三次手术——三个场面。第十三节写的是第一次手术场面。手术完成后，陆文婷马上做第二次手术的准备工作的：

焦成思被护士推走了。陆文婷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本来四十分钟可以完的手术用了一个钟头。她脱下身上的这一件手术袍，摘下橡皮手套，又伸臂套上另一件刚从包里取出的消毒袍。当她转身等护士给她系上后面的腰带时，姜亚芬问到：

“接着做吗？”

“做。”

第十四节写的是第二次手术场面。手术完成后，陆文婷的体力和精力已到“断裂”的边缘：

这时，陆文婷已经浑身是汗，额头渗出了汗珠，贴

身的背心汗湿了，连手术袍的两腋也汗湿了。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天气并不热，怎么出这么多汗？她轻轻抡了一下胳膊，那由于长时间悬空操作的双臂，好象已经酸痛得麻木了。

当陆文婷再次脱下身上的长袍伸出手臂去套另一件新袍的一霎那，她忽然感到眼前冒起一排金星。她把眼闭了一下，把头晃了几晃，然后慢慢地把手伸进袖子里。护士过来给她束好腰带后，忽然端详着她问到：

“陆大夫！你怎么嘴唇发白？”

正在一边换手术袍的姜亚芬回头一看，不禁也吃惊地问：

“真的，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的确，陆文婷的脸色十分难看。青白的脸上两个乌黑的眼圈，好似上装的演员用炭笔画出来的。上下眼皮都肿了起来，完全是一幅病容。

见姜亚芬那么盯着自己，陆文婷笑了笑说：

“怎么啦？过一阵就好了。”

她不仅嘴上这么说，心里也确信自己是能够坚持下去的。多少年来不就是这样坚持下来的吗？

“手术还接着做吗？”护士站着不动。

“做呀！”

怎么能不做呢？角膜材料不能搁，病人不能久等，当然要做呀！

姜亚芬走上前去说：

“文婷，休息半个钟头再做吧！”

陆文婷抬头看了看挂钟，已经十点过了。推迟半小时，到食堂吃饭的同志就赶不上开饭时间，要吃凉菜，

双职工也赶不上回家给孩子做饭了。

“接着做吗？”护士又问。

“做。”

第十五节写的是第三次手术场面。手术结束，陆文婷也浑身散了架：

手术结束了，陆文婷想站起来。可是，只觉得双腿发麻，站不起来。她停了停，又试图站起，这样好几次，才站了起来。一阵腰部的酸痛突然向她袭来，她反过一只手按住腰。这在她也是常有的事。每当她聚精会神地在这张圆凳上坐了几个小时，全部智与力都集中在手术时，她丝毫也不觉得身体的劳累。可是，当手术一结束，她就觉得浑身象散了架，连迈步都很困难了。

三次手术构成三个各有特点的生动场面，集中表现了陆文婷忘我的精神境界，将前一部分散见的性格描写统率起来，又使后一部分心灵剖析具有深厚基础，增强感人力量。这三个场面各有独立性，又有连贯性，由第一次手术场面推出第二次手术场面，又由第二次手术场面推出第三次手术场面，人物形象就在场面的不断推进中立了起来。三个场面描写是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删削不得，挪动不得。

有的场面描写着意突出作品的主题思想。作家的倾向是通过他的作品表现出来，作品中的这种倾向又是“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内奸》（方之）的主题在尾段两个场面描写中突出出来：在杨柳吐芽时，黄司令员来到唐河凭吊烈士陵园，老谋深算的田有信闻迅赶来，忘图掩盖罪责开脱自己，黄司令员说道：“谢谢，你那个饭我吃不下去！我要去看田老板。统一

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人家为人民做过好事，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不讲政治道德！”当黄司令员和小仙来到田庄见到田玉堂时，“成百上千的人民群众纷纷向田庄涌来，人人含着热泪，庆幸又见着了老八路和真共产党”。党没有忘记为人民做过好事的同志，人民拥护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唾弃货真价实的内奸田有信！

《神圣的使命》（王亚平）第九章写的是在抢救王公伯的急救室里，郑局长与徐润成相遇的场面。在两军对峙的严重时刻，王公伯完成了神圣使命，显示了党和人民的力量，预示斗争的最后结局。这一场面描写加深了我们对作品主题的理解。

鲁迅的《一件小事》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大北风中，人力车夫拉车奔跑时，无意用车把带倒了一位花白头发的女人，于是急忙停车，上前搀扶，问候伤痛。“我”很怪他多事，他却毫不理会。接着写道：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有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视仰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鲁迅用比较的方法描绘了车夫的高大形象，歌颂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德。意义蕴于形象深处，流露于字里行间。

着意突出主题的场面描写，大多安排在作品高潮，或是紧接高潮之后。因为突出主题的场面描写，多是情节发展的

末端，是作品主人公活动的终结，是作者的认识与感情在紧要处的自然流露。

场面描写有大有小，有波澜壮阔的大场面，也有一人一事的小场面。不论场面大小，都要运用多种表现方式和手段，场面描写是叙述、描写、抒情、对话等多种表现方式的综合运用，是人物描写、自然景色描写、社会环境描写等手段的集中体现，是多种艺术技巧与方法的统一体。越是刻画大的场面，它的综合性就越明显。离开多种表现方式和手段，很难完整而又具体地描绘出一个个生动画面，指望用单一的表现方法和手段来构成一个广阔的画面，那将是不可能的。

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是一部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它为我们描绘了广阔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生活，既有充满着劳动人民人情美的生活画，又有气势宏伟、波澜壮阔的斗争图。

“朱老巩护钟”就是一幅人物众多，事件复杂的宏大画图。恶霸地主冯兰池要砸钟，农民朱老巩要护钟，朱老巩理直气壮，冯兰池理屈词穷。后来，冯兰池老羞成怒，动起手来，把朱老巩从长提上拽到大柳树林里，又从柳树林子里拉上千里堤。最后，冯兰池强令砸钟，朱老巩以身护钟，冯兰池坚持砸钟，朱老巩赤膊举刀，矛盾发展到了顶点。与此同时，作品还写了四十八村人们的心绪，写了小虎子的神态心情，铺开了农民斗争的广阔画面。在这个场面中，有全场的鸟瞰，又有个别人物的特写；有“静态”的刻画，又有“动态”的描绘；有叙述、描写等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又有多种描写手段的粗画细描——运用多种表现方式和手段，展现了一幅农村阶级斗争的生动画卷。

大场面如是，描写较小场面是不是可以用单一的表现手法和描写手段呢？

通讯《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有一个描写李月华病中抢救产妇的场面，场面中有这样两段文字：

淮北平原的初秋深夜，大地沉寂，清风凉爽。持续高烧四十一度的李月华被凉风一吹，“哇”的一声吐了。从宿舍到门诊室只不过二十来米，可是，李月华接连呕吐了三次。看着这情景，丁持东激动地说：“李医生，你回去吧！”李月华艰难地走着，轻轻地摇摇头。她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那二十米——这是不能用普通的尺子衡量的二十米，这是她生命途中的光辉的二十米！

.....

手术在紧张地进行。李月华两腿渐渐支持不住了，几乎全靠在赵斌的身上。汗水沿着她的发梢往下流，全身都湿透了。每做一个**手术动作**，每坚持一分钟，李月华要凝聚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战胜多么巨大的病痛啊！

.....

这个场面不大，出场人物也不多，表现方式与方法却是多种多样的。场面中有叙述，有描写，有对话，有抒情；描写了景物，也描写了人物，有“静”景，也有“动”景。这个场面主要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李月华舍己救人的精神境界，不时还站出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见以上两段文字的末句）。这种流露于字里行间的感情迸发，说出了读者埋在心底的话，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心境，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单一的表现方法与手段显然是不够用的。

在我们研究场面描写规律的时候，我们要认真比较场面描写与他种描写的异同。场面描写与他种描写一样，要求将描写对象的状貌、形态、情景具体真切地描摹出来，要求抓住客观事物的特点，鲜明生动地刻画出来。场面描写又与他种描写不同，要求以人物活动为中心，描绘出人物与人物相互发生关系而构成的种种生活画面。这种画面往往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要运用多种表现方式与方法，单一的方法是无济于事的；这种画面往往聚集诸多人物与事件，要注意斟酌详略，推敲层次，做到寸尺得宜，序次分明，努力写出一定环境中的富有个性的人物来。